

新式標點

恨

海

恨海新序

許嘯天

我讀了這部恨海，便又想起了我的老友吳趼人先生。他是一位道德完全肝膽照人的義士！但是，他死後，牀頭祇留下銀餅四枚，真可稱得「身後蕭條。」這樣高尚的人格，似乎不該有那樣的結果；但是，在這入欲橫流萬惡的社會中，那正直的君子，宜乎不為社會所容而有這失意的下場！吳先生的做人，靄然可親；那時他為月月小說報撰稿，向書買領稿費的時候，總是笑容滿面。——我們度筆墨生涯的人最難堪的是向資本家討生活——他原知道書買的可惡，和筆墨生涯的可悲，但他總是樂觀的。他拿了這辛苦所得金錢，轉身便向甕頭覓醉；見有窮苦朋友來告幫的，便解囊相贈，略無吝惜。我還記得他有一件值得人傳說的故事：他有一位窮朋友，向他借了幾百塊錢，寫了一張借票。後來那位朋友害病快死了，自己打量沒有力量還這筆錢了，便把吳趼人請來，求他放棄了債主的權利。吳先生聽了他朋友的話，便慷慨慨的把那張債票拿出來扯成紙蝴蝶，笑着說道：「我吳某焉保生平無負人處，豈能苛責人負？」到現在，他掀着一部短鬚，張着嘴哈哈大笑的笑容

，還留在我們做朋友的眼睛裏。在他這笑容裏，好似流露出無限的和藹，無限的義俠來。這種朋友，真是值得追念的！

我如今重讀了他的著作，追念他的行爲；其實他的著作，和他的行爲是有直接關係的。吳先生一生忠實，在這萬惡的社會裏無可建白，——那時他有本小冊子名叫吳趸人哭。是咒詛社會的作品——便在小說界中建白，居然得了今日的盛名；別人因他得了小說家的徽號，便替他可喜，我却覺得可哀。吳先生的忠實，處處在他著的小說中表露出來；他的道德，他的仁愛，他的熱烈，他的咒詛社會，沒有一處不在他的著作中表露出來。這恨海也是他表露愛情道德的一種小作品，他描寫在專制婚姻下面熱烈的戀愛，和昏曠政府的害人，——拳匪之亂——以及惡社會的陷人；——小說中人以青年子弟習於下流而吸鴉片烟——都是用十二分深刻的意思，精細的筆力描寫出來。本來我佛山人——吳研人的別號——的小說，都是不背寫實公例的。——如日觀二十年之怪現狀等——這部恨海，也有同樣的逼人性；我們讀了，是不由得不欽佩的。

恨海又是一部研究婚姻的問題小說：講到婚姻，原是一件難解決的問題。人說專制婚

姻不妥當，其實，我看自由婚姻，何嘗妥當？我主持星期文會的時候，會員有二三千人；他們常常寫信來問我婚姻上的難題，有的因父母之命結合成的婚姻而求解脫的，有的因自由結合成的婚姻後來感受痛苦而求離異的。我不是月下老人，無從判斷他們的公案；我祇得籠統的答一句：婚姻，本來不是完善的制度；我們為維持過渡時代的現狀起見，處置一切制度，不得不帶三分迷信的態度。——尤其在婚姻上——本來說愛情是盲目的，在婚姻的兩方，倘然不求讓步，不帶迷信態度，各人儘量發揮自己的自由，祇知道求一方面的滿意；無論他是專制婚姻自由婚姻，到頭來，終至於破裂。什麼是愛情？是雙方犧牲而求感情的吻合。你不信，你且看恨海小說中之未婚妻，他的犧牲精神獨強。無論專制或自由婚姻的兩方面，都應該有這一副犧牲精神。

十三，十，十二。

目

海

新

序

目

恨海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| 遭離亂荒村撻小極 |
| 第二回 | 情脈脈芳心增志忒 | 亂烘烘蕙地散東西 |
| 第三回 |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|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 |
| 第四回 |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| 尋夫婿通衢張字帖 |
| 第五回 | 驚惡夢旅夜苦縈愁 | 展客衾芳心癡變喜 |
| 第六回 |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| 病恹恹權住濟甯州 |
| 第七回 |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|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 |
| 第八回 |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 | 歸大限慈母撇嬌娃 |
| 第九回 |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|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 |
| 第十回 |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|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 |

復
澤
目
録

恨海

第一回 訂婚姻掌判代通詞 遭離亂荒村櫻小極

我提起筆來，要叙一段故事，未下筆之先，先把這件事從頭至尾，想了一遍。這段故事，叙將出來，可以叫得做寫情小說。我素常立過一個議論：說人之有情，係與生俱來；未解人事以前，便有了情；大抵嬰兒一啼一笑，都是情，並不是那俗人說的「情竇初開」那個情字。要知俗人說的情，單知道兒女私情是情；我說那與生俱來的情，是說先天種在心裏，將來長大，沒有一處用不着這個「情」字，但看他如何施展罷了！對於君國施展起來，便是忠；對於父母施展起來，便是孝；對於子女施展起來，便是慈；對於朋友施展起來，便是義。可見忠孝大節，無不是從「情」字生出來的。至於那兒女之情，只可叫做「癡」。更有那不必用情，不應用情，他却浪用其情的，那個只可叫做「魔」。還有一說，前人說的那守節之婦，心如槁木死灰，如枯井之無瀾，絕不動情的了。我說並不然，他那絕不動情之處，正是第一情長之處。俗人但知兒女之情是情，未免把這個「情」字看的太

輕了。並且有許多寫情小說，竟然不是寫情，是在那裏寫魔；寫了魔，還要說是寫情，真是筆端罪過！我今叙這一段故事，雖未便先敘明是寫那一種情，却是斷不犯這寫魔的罪過。要知端詳，且觀正傳。

却說：光緒庚子那年，拳匪擾亂北方，後來鬧到聯軍入京，兩宮西狩，大小官員被辱的，也不知凡幾。內中單表一個人姓陳，名榮，表字戟臨，廣東南海人，兩榜出身，用了主事，分在工部學習，接了家眷來京居住。夫人李氏，所生二子，大的名祥，表字伯和，小的名瑞，表字仲藹，在南橫街租了一所住宅安頓。恰好他一位中表親戚，從蘇州原籍，接了家眷來京，一時尋不着房子。戟臨本來嫌房子太大，便分租兩間與他，大家同院居住。他那親戚姓王，名道，表字樂天，妻子蔣氏，所生只有一女，小名娟娟。王樂天是個內閣中書，與陳戟臨一般的都未曾補缺。京官清苦，長安居不易，戟臨住了北院的五間房子，西院三間，王樂天住了，還有東院三間空着，一般的要出房錢，未免犯不着，因把召賃的條子貼了出去。過了幾時，便有一個人來問，要賃房子，戟臨便招呼他看過，問起姓名，那人道：「姓張名皋字鶴亭，廣東香山人。」戟臨見是同鄉，更是歡喜，議定了租金，

鶴亭便擇日搬了進來。他也只得一妻一女，妻子白氏，女名棣華，這是辛卯壬辰年間的事。

說出來真是無巧不成書，這一個院子，三家人家，四個小兒女，那時都在六七歲上。王家本是陳家老親，張家又是陳家同鄉，同在一院裏居住，內眷們來往，甚是親密，四個小孩子，也是天天在一處頑。戟臨請了一個蒙師，在家裏教兩個孩子讀書，王張兩家，也把女兒送來附學。小孩子家，愈加親密，大家相愛相讓，甚是和氣。張鶴亭每過一兩年，便要到上海去一次。原來鶴亭是一個商家，在上海開設了一家洋貨字號，狠賺了幾個錢；因此又分一家在北京前門大街，每年要往來照應，凡是到上海去時，便托戟臨照應內眷，因此更成了知己。光陰迅速，不覺已過了五六年，戟臨已經補了營繕司實缺。滿漢堂官，又都十分器重，派了個木廠監督的差使，光景較前略爲好了。

一日，李氏對戟臨說道：「祥兒今年已是十三歲，瑞兒也十二歲了；他弟兄兩個，近來狠用心讀書，我看將來也不輸與老子。」戟臨笑道：「奇了！怎麼夫人平白地誇獎起兒子來？」李氏道：「不是我平白地誇獎他們。可知做父母的看見兒子好，心中便格外歡喜。」

；歡喜了，便多方要代他們打算。」戟臨道：「打算甚麼呢？」李氏道：「打算同他們說定了親事。」戟臨道：「這個忙甚麼，他們年紀小得狠呢。」李氏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。我看見同院的兩個女孩子，和我們祥兒瑞兒，真是天生的兩對，便想說定了。」戟臨道：「同住在一個院裏怕他們跑了不成！過兩年再說不遲。」李氏道：「不是怕他們跑了。我看得這一對女孩子，實在好，恐怕被人家先說了去，豈不是當面錯過，」戟臨沈吟道：「王家娟娟，人倒甚聰明，近來我見他還學着作兩句小詩，雖不見得便好，也還算虧他的了，說活舉止，也還靈動。」張家棣華，似乎太呆笨了些，終日不言不笑的。並且鶴亭是買賣人，一點也不脫略，那一副板板的廣東習氣，還不肯脫，他未見得便肯和我們官場中結親。」李氏道：「我們且央媒人去求親，肯不肯再說。此刻提也不會提起，怎麼便先料定人家不肯呢？」當下商議已定。次日，戟臨便央了兩位媒人，分投去說合。王樂天一口便答應了，把女兒娟娟許與仲藹。張鶴亭聽了，却與妻子白氏商量。白氏道：「這是兒女大事，官人做主便是，何必和我婦道人家商量？」鶴亭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我天天在外頭，回家的時候少；娘子天天在家見着，他們祥兒倒底人品資質如何！雖然說是小孩子家看不出甚

麼，然而一舉一動，與及平日脾氣，總可以看得出點來。他們現在一處讀書：可還和氣，這也是要緊的。」白氏道：「祥兒的舉動，倒比他兄弟活潑得多，常聽說讀書也是他聰明。至於和氣不和氣，這句話更可以不必說，此刻都是小孩子見識，懂得甚麼？」鶴亭道：「這倒不然，彼此向來不相識的，倒也罷了；此刻他們天天在一處的，倘使他們向來有點不睦，強他們做了夫妻，知道這一生一世怎樣呢？」白氏道：「他們天天多是哥哥弟弟姊妹姊妹的一處頑笑，有甚麼不睦？」鶴亭便不言語。到書房裏看看衆孩子的情形，見他們都伏在案上寫字。和那教讀先生談了幾句，便踱了出來。那裏看得出個甚麼道理？可有一層：陳戟臨是個仕宦世家，教出來的孩子，規矩却是甚好，所以祥瑞兩個，雖然十一二三歲的孩子，那揖讓應對，已同成人一般。這一着鶴亭早就看在眼裏，記在心上，這回同白氏商量，一則是看白氏心意如何！二則自己只有一個女兒，也是慎重他的終身大事之意。其實他心中早有七分應允的了。當下回到東院，再與白氏商量，不如允了親事；但是允了之後，必要另賃房子搬開，方纔便當，不然小孩子一天天的大了，不成個話。夫妻們商量妥了。到了明日，便對媒人說知，媒人回了戟臨的話，自是歡喜。張鶴亭便在西河沿另外

尋了一所房子，搬了過去。戟臨便把東院收拾起來。做個書房。王樂天仗着是老親，李氏又苦苦留住，便沒有搬開。一面擇吉行文定禮，從此交換了八字婚帖。娟娟仍舊上學，同着讀書，——他生得眉青目秀，齒白脣紅，——放了學時，常到李氏這邊來頑，孜孜憨笑着讀書，——李氏十分歡喜他撫摩玩弄，猶如自己女孩兒一般。鶴亭自從搬開之後，棣華便不讀書，只跟着白氏學做女紅，慢慢便把讀過的女誡女孝經都丟荒了，只記得個大意，把詞句都忘了。光陰荏苒，到了庚子那年，兩對小兒女，都長成了，棣華與伯和同庚，都是十八歲；棣華大了月份，仲藹十七歲，娟娟最小，也十五歲了。這年陳戟臨升了本司員外郎。這一年正是拳匪鬧事的時候，自上年，便有了風聲，到了正二月裏，便風聲一天緊似一天。蘇州人向來膽小，王樂天又是身體孱弱的，到了三月裏，外面謠言四起，樂天便告了個假，帶了妻女，先行出京，回蘇州原籍去了。與戟臨說定，等過兩三個月，沒事，仍然帶眷來京；萬一有了事，這裏總是安身不得，便在上海相會，戟臨一一答應，送了一程，便自回去。此時仲藹娟娟都已知識漸開，大家都有戀戀不捨之意。近來張鶴亭到上海去了，只丟下家眷在京。自從樂天行後，那京官紛紛告假回籍的，絡繹不絕，惱了政府，下了一個號

令，不許告假，於是一種京官，稍有知識的，都知道是要等死的了。白氏慌得幾次到載臨處，商量出京南下，爭奈此時已不能告假，白氏又只母女兩個，不便遠行，總想不出一個辦法來。直挨到四月底邊，忽接了鶴亭電報說：「此間消息不佳。倘料得亂事將起，即祈南下，並請挈帶舍眷，……云云。」載臨此時也有了主意。外面謠言，一日數起；忽然說各國公使已經電調洋兵入京，準備開仗；忽然又說榮中堂已經調董福祥入京護衛。有又人說董福祥的兵，盡是拳匪。有又個說端王已經向公使館下了戰書，明天就要開戰。此時京裏的人，那一個不慌做一團。到了五月初一，更是人心惶惶，那拳匪在街上橫衝直撞。載臨慌了，便請了白氏來，叫他收拾細軟，帶了女兒出來，自己派了家人，和兩個兒子，一同起身。白氏依言，即日收拾了行李，帶了女兒棣華同來。當此亂離之際，也不及講那未婚迴避的儀文了。載臨吩咐兩個兒子起行。仲藹道：「父母都在這裏，當此亂離之時，豈有兩個兒子都走了之理？只等哥哥陪了張伯母出京，孩兒留在這裏，侍奉父母，萬一亂事起了，也同父母在一處避亂。」載臨道：「我是做官的人，不得不遵守命令，不能告假，你們何若身處危地。莫若我在這裏，你兩個奉了母親，和親家母一同去罷！」李氏道：

老爺在這裏，我們豈可以都走了？還是孩兒們同去的好。」仲藹道：「母親和哥哥同去罷！孩兒在這裏侍奉父親。」戟臨道：「小孩子懂得甚麼？還不和你哥哥一同快走？」仲藹道：「別的事不敢令父親動怒，這件事但憑大人責罰，孩兒也不敢行。」戟臨無奈，只得叫伯和一個，帶了家人李富，同了白氏母女，雇了兩輛騾車動身，到了火車站上，要附坐火車到塘沽去。誰知到了車站時，站上的人，一個也沒有了，說是今天不開車了，因為怕洋兵進京，已經把鐵路折斷了。伯和沒法，只得和白氏商量，且坐了騾車過去，僥倖趕到豐台，可望有車。又和車夫商量，加了他車價，一路向豐台而去。那騾車又不敢在鐵軌旁邊行走，恐怕遇了火車，不及迴避，只得繞着道兒走，走到太陽下山，將就在一家村店裏住了。這家店，統共只有一間客房，房裏又只有一張土炕，棣華此時，真是無可奈何，只得低垂粉頸，在一旁坐下。這家村店却又不備飯的，伯和只得叫李富往外面，胡亂買幾個燒餅充饑。幸得沒有第二夥人投宿，伯和同家人車夫在堂屋裏打盹，過了一夜。次日那車夫便不肯行，無奈又只得加他車價，伯和許了他，每天每輛給他七兩銀子，不問一天走多少路，走一天算一天，說明白了，方纔套車起行。走到豐台車站，只見站上燒的七零八落

，車夫又不肯行，拌了多少嘴舌，方纔前進，是日又趕不到黃村，仍在村店中歇了一宿。伯和因爲與棣華未曾結親，處處迴避，一連兩夜，在外間打盹，北邊村落房屋，外間是沒有門的，因此着了涼，發起燒熱來，這天就不能行動，只得在那村店裏歇住。白氏甚爲心疼，便叫到房裏炕上睡下憩息。棣華只得在炕下一張破椅子上背着身子坐下。幸得帶着有廣東的午時茶，白氏親身和他熱了一碗，吃下去。到了下午，纔好些，那車夫又囉嗦着說，縱不起行，也要七兩銀子一天，那李富又和他爭論，伯和便道：『不要爭了！依了他們罷！』那車夫聽了，方纔無話。是夜伯和就在房內歇了，好得北邊土炕甚寬，只要房子有多大，那炕便有半個房子大，動輒可以睡得十多人。白氏把一張矮脚炕兒，擺在當中，讓伯和睡在几那邊，自己和女兒就睡了几這邊。若在北方人，這等便是分別得狠嚴的了，棣華何曾經過這種光景，又是對了一個未曾成婚的丈夫，那裏肯睡，只是背燈低首，默默坐下。伯和白天裏吃藥取汗，睡了一大覺，此時反睡不着，躺在炕上，但見一燈熒然，棣華獨坐，白氏在那邊已睡着了。對此光景，未免有情，便輕輕的說道：『姊姊睡下罷！』——看官，須知棣華比伯和大了兩個月，從小在書房裏，便是姊弟相稱的；所以此時伯和也

照前稱呼，叫一聲姊姊，切莫動了疑心，說廣東人的夫妻，是以姊弟相稱的。——閒話少提，且說棣華聽了伯和這句話，低頭不語。伯和又道：『有炕几隔開了；伯母又在那邊；你看那紙窗都破了，雖是夏天，夜深了不免要有風的，不要受了涼，』棣華低着頭半晌慢騰騰的低聲說道：『賢弟請將息罷，病纔好了。』伯和聽說一骨碌坐起來。不知爲着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情脈脈芳心增忐忑 亂烘烘驀地散東西

却說：伯和一骨碌坐了起來，棣華暗吃一驚，他起來做甚麼？他叫我睡雖是好意，却不要因我不睡，強來相干，那就不成話了。只聽得他說道：『姊姊睡罷，不要熬壞了身子，明天還要動身呢？』棣華低聲道：『賢弟請睡罷，病纔好了，不要又着了涼，我困了自然要睡。』伯和也不答話，把夾被窩推過一邊，俯身取鞋子穿上，走下地來，方纔說道：『我仍舊到外面打盹去，姊姊請安睡罷。』說罷出去了。棣華暗想，我們還是小時候同過頑笑，這會隔別五六年不見了，難得他這等憐惜我，自己病還沒有大好，倒說怕我熬壞避了出去。他這個病是爲迴避我在外面打盹熬出來的，今夜豈可再去累他，欲待叫時，又發

於出口，欲待不叫，於心又不忍，便站起來輕輕把白氏推了一推，叫道：「母親醒醒。」白氏驚醒，問是甚麼事？棣華低頭不語。白氏笑道：「甚麼事？叫醒我，又沒有話說。」一面坐了起來，又問甚麼事？棣華只是低着頭，一言不發。白氏甚疑心，一回頭，看見伯和不在炕上，便問那裏去了？棣華向外間一指，眼邊不覺一紅。白氏正要下地，只見伯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在這裏，姊姊總不肯睡，所以我仍迴避出去。」白氏搶着道：「這又何必，現在我們是逃難的時候，那裏還論得許多規矩，賢姪快睡了，女兒快過來，靠我這邊躺下，誰病了都不好呀。」伯和拿眼望着棣華，棣華只是低着頭。白氏道：「賢姪先睡下罷！我會叫他睡。」伯和便上炕去睡了。白氏伸手把棣華拉到炕沿上道：「睡罷！不要累得人家不安。」棣華還只低着頭，坐在炕沿上。白氏催了幾次，方纔盤起腿到炕上，和衣躺下，心中暗想，我若是不睡，便連母親也累得不能睡了。只是這嫌疑之際，令人十分難過，倘是先成了親再同走，倒也罷了，此刻被禮法所限，連他的病體如何，也不能親口問一聲，倒累他體貼我起來；我若是不睡，豈不是孤負了他一番好意？又想到尙未成婚的夫妻，怎麼同在一個炕上睡起來？想到這裏，未免如芒在背，幾次要坐起來，又怕累得

伯和不安，只得勉強躺着。一夜想這個想那個，何嘗睡得着，天纔亮了，就坐起來，微舒俏眼，往伯和那邊一望，只見他側着身子睡了，把一床夾被窩，翻在半邊，暗想此刻天將黎明的時候，曉風最易侵人的，況且正對了那破紙窗，萬一再病起來，這身子怎生禁得？要待代他蓋好了，又不好意思，待要叫醒母親，又恐怕老人家醒了，不能再睡，今日諒情要動身的了，不多睡一會，怎禁得在車上勞頓，待要叫醒伯和，又出口不得。思來想去，沒有法子，只得輕輕下了地，悄悄的走過來，輕扞玉手，把夾被窩一拉，代他蓋了。誰知白氏早已醒了，不過閉着眼睛養神，棣華代伯和蓋被窩，恰遇了白氏雙眼一睜，早看見了，便道：『你再代他掖好點呀！』這一句話不打緊，却羞的棣華滿面通紅，直透到耳根都熱了，連忙退了幾步，坐到椅子上。暗想若是成了禮的夫妻，任憑我怎樣都不要緊，偏又是這樣不上不下的，有許多嫌疑，真是令人難煞；索性各人自己投奔，兩不相見，不過多一分惦記，倒也罷了，偏又現在對面，叫人處處要照應又不能照應，弄得人不知怎樣纔好，想到這裏，不知怎樣一陣傷心，淌下淚來。白氏坐起來，一眼瞥見，問道：『哭甚麼？』棣華拭了眼淚，勉強應道：『沒有哭。』白氏嘆道：『我也知道你爲難，但是你們非平』

常的可比，從小兒在一處的，姊姊弟弟相處慣了，今日在這亂離之際，是迫不得已的事，又有我在旁邊，其實嫌疑兩個字，也可以從權免了。我見王家娟娟，和也們小瑞兒。是終日有說有笑的，雖然他們老親，究竟也是個未曾成禮的夫妻，娟娟何嘗像你，我們早是搬開了，倘使當年不搬開，你便怎樣過呢？」棣華聽了，猛然想起，倘使當年不搬開了，一向不知是何景象？那時候年紀小，自然不懂得甚麼嫌疑，直到今日，倒也相處慣了，猶如養媳婦一般，倒也罷了，偏是我處的這個地位難。

正在胡思亂想，伯和也翻身起來了。揉眼問道：「伯母姊姊好早，怎都起來了。」白氏道：「賢姪今日可全愈了。」伯和道：「好了！今天可以動身了！但不知外面情形如何？」白氏道：「不知。這裏可打聽得出來？」伯和道：「這裏的人，胡塗得狠。昨天我問他們，他們都是所問非所答，但知道大師兄殺毛子；又是甚麼天兵天將的亂說一遍，沒有一句聽得的話。我們只索早點動身，到前面去再打聽。」說罷出去，叫起李富，燉水洗臉。白氏母女也梳洗過了。伯和叫套車，忽然兩個車夫之中，有一個說：「不去了！我不做這買賣了！我昨天晚上聽得人說，毛子兵已經到了衛裏，正和大師兄在那裏開仗。毛子用

的是鎗砲，大師兄用的是神兵神火，大師兄便不怕鎗砲，咱們可不行；我不能爲了賺幾兩銀子，去陪你們做砲灰。」那一個車夫還勸他說：「咱們都是大清朝人，大師兄扶清滅洋，自然保護咱們；去走走怕甚麼呢？」李富便說：「咱們不一定到天津，隨便到了黃村也罷！安定也罷！郎坊也罷！只要遇了火車，我們便上火車去了。焉見得一定要到天津做砲灰呢？」那車夫道：「你還做夢呢！還有火車，你這一輩子莫想了，所有鐵路，都被大師兄一把神火燒的化了水了。」伯和聽得，便出來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那車夫道：「不必問怎麼樣。總而言之，這買賣我不幹了。算還了我車價，我回去了。」伯和問這一個車夫道：「你呢？」車夫道：「他不幹由他不幹去。只是你們四個人，同坐了我的車，只有一個牲口，那裏拉得動，早知道要長行，應該弄一輛雙套車纔是。」伯和道：「在這裏再僱一輛車來，不知可有？」車夫道：「這小鄉莊地方，那裏去僱車？或者僱兩匹牲口，倒或者可以有的。」伯和道：「那麼你代我們去僱來。」車夫答應去了。那一個便嚷着要車價。伯和只得給了他，他便趕着空車去了。不一會，那僱牲口的車回來了，說：「這裏連個牲口都沒有，有的都是人家自己養的，不肯受僱。」伯和道：「這就沒法了，只好同坐了一

個車的了。』車夫道：『不是我不肯，無奈牲口背不動。』伯和道：『拉不動，走慢點就是了！並且我們跨車簷的，未嘗不可以下來走走，』車夫道：『那麼要加我點價。』伯和道：『加你二兩銀子一天就是。』車夫笑道：『你老爺也太會打算了！兩輛車，都是七兩銀子一天，此刻那一輛辭了，只加我二兩，老爺到省下五兩來。』伯和道：『你要多少呢？』車夫道：『把他辭了的，都給了我，不公道麼？』李富道：『豈有此理？咱門出了七兩銀子一天，只跨個車簷。』伯和道：『算了罷！就照給他罷了！這個離亂的時候，還講甚麼呢？』車夫答應了，便走了出去要叫他搬行李時，却不知他那裏去了。伯和回到房內，悄悄對白氏道：『我方纔站在院子裏，和車夫說話，看見門外逃難的車，比前兩天更多了；外面的光景，益發亂了。我們把緊要的東西，悄悄的分纏在身上罷。』白氏聽了此言，不覺慌了道：『外面怎樣了？』棣華道：『母親且莫問。這個是好主意，纏在身上，總比放在箱子裏穩當些，』白氏連忙取出鑰匙，開了小皮箱，取出首飾匣，把兩對珠花拆散了，與幾件金首飾，母女兩個，分纏在身上。棣華看匣裏，還有十兩金葉，取了出來對白氏道：『這件怎樣？』白氏道：『這個交給賢姪罷！』伯和正在那裏開了自己箱子，取銀

子，多了不好帶，少了又怕失了箱子不夠用，十分躊躇。聽得白氏此言，回頭一看，棟華便把金葉遞給伯和，伯和接在手裏，把二三十兩散碎銀子，纏在身上。又在身上解下一件東西來，遞給白氏道：『這是家傳的一件頑意兒，家母給了我，此刻身上有了累贅東西，帶他不便，請伯母代我收了。』白氏接過來，棟華俏眼看去，是一個白玉雙喜牌。白氏便要放在箱子裏。棟華道：『這東西放在箱子裏不穩當，還是帶在身上罷。』白氏便遞給棟華，棟華重新把身上東西解下，把雙喜牌放在一起，再纏上去。伯和又取了幾十兩銀子，交給李富，叫他纏上，又取出這幾天的車價來，鎖了箱子；把十兩金葉，分做兩處，解開腿帶，把他束在腿上。然後叫車夫，誰知那車夫還沒有回來，只得等他，等了好一會，方纔來了。家人帮着搬行李上車，白氏母女，互相挽扶，出了店門上車。伯和給了店錢，又叫車夫進來，交給他車價，說明：『連今天的十四兩也在內了。你且帶在身邊，我恐怕路上有失，丟了箱子，沒得給你，累你白忙了幾天。』車夫歡喜，接在手裏道：『果然今天逃難的人更多了！我問問他們，也有前天出京的，也有昨天纔出京的，這僭便走到這兒了，可見得事情是急了。』一面說着放下了馬鞭子，把銀子放在肚兜子裏，一同出了店門。

伯和同家人，一邊一個，跨上了車簷。車夫嘴說道：『好！碰咱個運氣去，運氣壞的，做了砲灰，運氣來了，多掙幾兩銀子。』說着把馬鞭一揮，滴溜滴溜的滾着舌頭，那驢子便發腳行動去了。伯和在車簷上看時，却多了一匹驢子。便問車夫道：『你那牲口往那裏弄來的？』車夫道：『是我設法去賃來的，也化了五錢銀子一天的賃價呢！不然，一匹牲口，究竟怕他累慌了。』伯和道：『那麼你頭一次說去賃來騎的，怎麼又說沒有？』車夫道：『賃來拉車，我是仍要回來的，可以還他；若是騎了去，他們那邊又沒有下站接應，你們不還他，他同誰要呢？』家人道：『咱們賃來騎了，總是和你在一起的，難道你到了天津，不能代他們帶回來麼？』車夫道：『頭回可是沒想到這一着。』李富冷笑道：『怎麼叫沒想着？不過咱們騎了牲口，你不能要咱們雙倍車價罷了！』車夫不攷理會，只管趕著車走。伯和在車上，留心看那往來的車馬，十分擁擠，暗想此時由京出來的，自是避亂，還有望這條路上來的，難道反投到亂地裏去麼？怎得一個熟人問問便好，怎奈來來往往的，留心看了半天，總沒有一個熟人。因問車夫道：『他們那個往這條道上來的，是甚麼意思？』車夫道：『誰知道呢？此刻四起都是謠言，城裏往衛裏跑，衛裏又往城裏跑，』

其實往裏都不得太平。有一天認真的大師兄和毛子開了仗，他們的輸贏，咱們不管，只別糟蹋咱們旁邊人就好了。」一面說着話，到了中午時候，便在一家村店門首，停住打尖。那店裏黑壓壓的，人已坐滿了。白氏母女，便不下車。伯和到店裏胡亂吃些東西，買了兩張烙餅，一盤子攤黃菜，泡了一壺開水，叫李富送到車上去，給白氏母女充饑。車夫先解下牲口去喂了，自己却要了一壺酒，拿烙餅捲了攤黃菜，吃着過酒。伯和先吃完了，站在店門口，等車夫。此時門外停的車，益發多了，本來是一條官道，狼闊大的，鬧了個肩摩轂擊，擠擁不開。伯和正望着時，一輛車子到了門首停下，車上下來了三個老者，也來打尖。店裏面坐不下了，就在門外的一張破棹子上坐下。伯和看那三個人，像是做買賣的樣子，因走近一步，問道：「請問三位，可是從衛裏來？可是往城裏去？」內中一個老者道：「我們雖是從衛裏來，却不往城裏去；是往保安州避亂的。」伯和道：「衛裏此刻不知可還太平？」老者道：「不要提起，已經鬧得不成樣子了。昨天洋人撥了幾百名洋兵，到京城裏保護使館，火車已停班不開了，洋人要借火車進京，鐵路會辦唐觀察不肯借，同他爭了幾句；洋人便拿起洋鎗來要打唐觀察，沒了法，只得借給他，聞得沿路鉄軌，多有損

壞的，不知他們可會到京？」伯和道：「我們出京多日了，車子不能按站走，老盼不到衛裏。」老者道：「閣下想是要到南邊的，到了衛裏，趕着要走，我看不到幾天，那裏就要大亂的了。最好是望天津到唐沽的鐵路未斷，先到了唐沽去更放心些。」伯和道：「那一班大師兄，究竟是甚麼意思？」老者搖頭道：「這是一班小孩子瞎鬧，怕不鬧個大亂子出來。可憐天津衛裏從明朝至今，未曾遭過兵劫，這一回只怕不免的了！」說話間，車夫吃過了酒，套了車，要起身。伯和別過老者，跨上車簷，動身而行。這一天趕得快，已經過了郎坊。伯和因為吃了東西，飽了，跨在車簷上，顛的不舒服，便下來同家人兩個徒步而行，行不到三里路，忽然一堆人，捲地而來，也不知爲數多少，沒命狂奔，口中亂嚷：「不好了！毛子來了！」伯和被衆人推的非但不能前進，而且要返身跟着他們向來路返走了。急的沒了主意，那脚步又不能做主，後面來的人過於洶湧，任憑怎樣支持，總是立脚不住。隨着衆人返走了十多里路，又不是原路，那車子也不見了，李富也失散了。不知失散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

却說：伯和被這一羣人捲地而來的衝散了，既不見了車輛，又不見了李富，又不知端的爲了甚麼事，這般慌張。問問那逃走的人，也都莫名其妙；只不過看見人走也走就是了，亂走了一陣，慢慢的散開了。伯和循着舊路，要尋那車輛，及至尋至原處，天已黑了。過往的車，影兒也沒了，大約這個時候，都投了店了。只得在就近村店裏去打聽，又都沒有，十分心急，時候又夜了，沒奈何，只得也投了客店，胡亂過了一夜。到了次日，天色黎明便起來，到各處去尋訪，問了幾家村店，都回說不知。暗想莫非已經往前面去了，只得望南緩步行去。心中十分張皇，不知怎樣纔好，總不得一個主意，甚至連那李富都杳無下落。身邊束了幾十兩銀子，到了此時，轉嫌累贅沈重，行走不便，心神無主的順步亂行。遇見有村落的地方，便去訪問，總是毫無信息。行行去去，走到一個所在，遠遠的望見有一所高大房子。留心走近去看時，房子那邊停着一串火車，那車頭上還在那裏冒烟，心中暗暗歡喜，莫非他們已經上了火車了。急急的望前而行，打從一片田上，要越過去。正在低頭之際，忽聽得迎頭一聲叱喝，抬頭看時，遠遠的站着一個洋兵，手執洋鎗，許多洋人在鐵路上作工。原來這裏是落堡車站，洋人借了火車，運兵進京，走到此處，鐵軌被拳

匪了一段，洋兵在那裏收拾。伯和不知就裏，前去觀看，順便要探訪白氏母女消息，却被這個守路洋兵喝住。伯和不免一呆，便立住了腳。洋兵見他立定，便拿鎗對着他要打。嚇得伯和翻身就走，那洋兵從後追來，伯和捨命狂奔，方纔得脫。心中愈覺悽惶，正不知白氏緣華，是否被洋兵殺害。投到一家店裏打尖，順便訪問消息。此時已經過午，不是打尖時候，故店中人甚少。伯和便向店小二訪問，小二順口答道：『今天晌午時候，是有一輛車，坐了兩個娘兒們，到這裏打尖來，說是要趕到衛裏的。』伯和信以為真，因又問道：『我是昨天走散了的，此刻要雇一輛車到衛裏去，不知可有僱處？』小二道：『這裏小地方，沒有車子。就有一兩家車店，這兩天來往的人多，早就僱空了。老爺要僱，還得趕上半站，到了楊村，憑你要僱車子也有，牲口也有。』伯和聽了，吃過了兩張烙餅，即便起身。走到晚上，不得到楊村，便在一個小村落，覓了一家野店，歇了一宿。次日早起，趕到了楊村，已是中午時候。打過了尖，便僱一匹驢子騎上，加上一鞭，趕到西沽時，日已平西。早有車店接應，下了驢，歇了一宿。次日清早，便步過了虹橋，僱了一輛東洋車，飛奔紫竹林而來，逕到佛照樓問信。——這一家佛照樓客棧，是廣東人所開，十分寬大。凡是

富商顯宦，路過天津，都向那裏投止；廣東人自不消說，除了他家，再也不向別家歇宿的了。所以伯和一到，便來打聽，入了棧門，向帳房中詢問，如此這般的兩個女眷，可會到此？那掌櫃的便在客簿裏一查，說：『沒有。』伯和心中，不覺登時失望，如墮五里霧中。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話，以為他所說的一定是白氏隸華了。依他所說，自然早已到了天津，於是一心一意，以為到了此地，準定可以相見的了。誰知那小二是隨嘴亂話的，這一個却信以為真，到底望了一個空，不覺垂頭喪氣。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帶小客棧去打聽，那裏有個影子。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樓投宿。他心中打算，這佛照樓是廣東人麇聚之所，我先住在那裏，或者他們後到，也可在那裏相見。誰知佛照樓掌櫃的，見他沒有行李，不肯收留。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，如何散失的話說了出來。提及了張鶴亭，那掌櫃的和他相識，方纔留了。伯和取出銀子，草草的置備了鋪蓋。從此就在佛照樓住下，天天盼望蹤跡。凡遇了門前車馬之聲，便跑出來張望；望見入門的人，不是白氏母女，又復嗒然若喪。他便這等盼望，誰知白氏母女並未會到天津來。

那天在路上，遇了那一羣人衝將過來時，衝得車橫馬亂，甚至有車翻馬倒的。白氏母

女所坐的車，雖未翻倒，怎奈那車夫貨來的那匹驢子，性子極其倔強。——北邊的雙套車，不像上海的洋式雙馬車樣子；只有一匹牲口，套在車轅之內，另外一匹，是用一根長繩，一頭拴在車上，一頭拴在牲口身上的，兩匹牲口，一前一後。那車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轅內，那貨來的用長繩拴了，在前頭走。一羣人衝來時，把那驢子衝橫了，本來向南走的，此時驛頭却向了西。驛子的倔強性，便發作了，向西飛跑，車子也跟着他轉了向。這一匹牲口，也被他帶的不得不跟着飛跑了。車夫在車簷上，顛得跌了下來，及至扒起來追時，那裏追得及。只跟在後面，沒命狂追，嘴裏不住聲的叫：『嗚！嗚！嗚！』——原來北方的牲口，是懂得聽號令的，平常趕車，只要車夫叫一聲『嗚！』他便站住了不動。此時他跑的性起，自然任憑你叫一千聲也沒用的了。白氏母女，起先望見擁來了許多人，已是嚇的魂不附體，及至那驢子性發飛跑，把車夫掀翻在地，更是嚇上加嚇。那路又不平，車子格外顛播得利害。白氏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一陣暈了過去。棣華急得雙手抱住，在車內大叫：『救命！』那驢子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路，將近一個村落，纔被一個鄉人攔住，一手執住了轡頭，車纔停了。驛子還把雙足向後亂踢，棣華還在車內連哭帶喊的

叫母親醒來。歇了半晌，那車夫方纔氣喘吁吁的趕到，向那鄉人道謝。棣華一手樓着白氏，一手掀起車簾，向車夫道：『你快到那裏討點開水來。這裏人也嚇暈了，快灌救要緊。』車夫道：『這個地方，那裏去取水呢？』那鄉人聽了便道：『怎麼！嚇壞了人麼？快快把車拉過村口來，我給你們開水。』說着飛奔先去了。車夫拉了牲口，慢慢的向村莊上去。村莊上的人，知道有人在車上嚇壞了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都跑出來圍着車子觀看，問長問短。此時白氏眼皮掣動，似有醒意，恰好那鄉人拿了開水來。棣華道了謝，接過來，慢慢灌了下去。白氏一口氣回了過來，微微睜開眼睛，說道：『嚇煞我也！』車外的人都道：『好了！好了！回過來了！』棣華尋思，此時母親病了，不便走路。因問：『這裏是甚麼地名？有店沒有？天已不早了，有店，我們先下了店罷。』那鄉人道：『我們這裏有名的鄉莊，叫做「八百戶」；往西再走，便是「九百戶」；「六百戶」却在南道上；「七百戶」在北道上；這裏並不是通衢大道，要下大客店，可沒有。若是肯下小店，只我便是開店的。』棣華道：『就小店也不妨。』鄉人聽說，便把車拉到莊內，到了店門首歇下。棣華扶母親下了車。鄉人幫着車夫，把行李取了下來，送到房裏。白氏覺得身體酥軟，頭重

脚輕，心神飄蕩，氣息微弱。棣華扶到炕沿坐下，忙忙開了鋪蓋，伏侍睡下。白氏道：『好女兒，你憩憩罷！辛苦了！你嚇着了沒有？』棣華道：『女兒不嚇，母親放心。』白氏道：『伯和賢姪呢？』——棣華本來先受了那一羣人衝來的嚇；又受了騾子溜韁的嚇；末後更見母親暈絕了，這一嚇更非同小可；那一寸芳心，容納了這許多吃嚇的事，早把伯和嚇的忘記了。此時被白氏一提，不覺失聲說道：『噯呀！』說聲未絕，把臉一紅，又咽住了。白氏忙問道：『怎麼了？』棣華低聲說道：『沒有來。』白氏此時，忘了自己身體酥軟了，連忙坐起來道：『想是衝散了；這還了得，還不快着人去尋來。』棣華道：『母親纔嚇壞了，自己將息着保重點罷。』白氏道：『說到這裏，便登時頓住了口，兩頰緋紅起來。白氏一疊連聲叫家人李富。』棣華道：『李富也沒看見，想是衝散了。我們車子打橫的時候，還看見他在旁邊。想必他也見我們，不定會尋來的。』白氏道：『丟了他們，可不得了，快去尋來。』便叫車夫去尋，車夫道：『來了那一大堆子人，把他們一捲，都捲的往北去了。這裏走到原路上，有三十多里；再往北去，又不知在那裏，怎樣尋得來？天又快黑下來了。』棣華想了一想道：『我給你五錢銀子，做跑腿錢，尋了出來，再重賞你。』說罷

在衣袋裏取出一塊五錢重的碎銀出來，放在棹上。車夫拿在手裏，顛了一顛，道：『既如此；我便去尋來。』說罷去了。白氏仍舊躺下，棣華心中七上八下，想着伯和到底不知心樣了。他若是看見我們的車子，自然該會尋來；但不知被那些人擠得他到那裏去了。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向來不會歷過艱險。這一番不知嚇的怎麼樣了？病纔好了的人，不要再嚇出一場病來。忽又想起他病纔好了，自然沒有氣力，倘使被人擠倒了，豈不要踏成肉醬？想到這裏，不覺柔腸寸斷，那淚珠兒滾滾的滴下來。又恐怕被母親看見，側轉身坐了，暗暗流淚。忽然又怪他爲甚麼不跨在車簷上，便可以同在一起了。雖那車夫亦跌了下來，但跌雖跌了，可就知道跟尋了，不見那車夫到底追了上來麼？又想這都是我自己不好，處處避着嫌疑，不肯和他說話。他是一個能體諒人的，見我避嫌，自然不肯來親近。我若肯和他說話，他自然也樂得和我說話，就沒有事了。伯和弟弟呀！這是我害了你了。倘有個三長兩短，叫我怎生是好？這會你倘回來了，我再也不敢避甚麼嫌疑了，左右我已經憑了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許與你的了。正在胡思亂想，那店家到門口來，問道：『太太們做夜飯不做？』棣華回身看看白氏，却睡着了。因對店家說道：『你們做好了，多少拿點進

來罷。」店家道：「我們這裏，是不做客飯的。要做時，請小姐拿錢去買麵。」棣華取了七八十文銅錢給他。回身看看白氏時，雖是睡着，却身上燒的火炭一般，兩頰緋紅。不覺慌張起來，抖了一床夾被窩，輕輕同他蓋上，自家守在旁邊。天色已黑將下來，店家送進一盞馬口鐵的洋燈，放在棹上自去。棣華又想起天色已黑了，他此時不知被擠在那裏；今天晚上，又不知睡在那裏；身邊的金銀，不要失落了纔好；倘是失落了，便不好了。忽又想起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不要反爲了那些金銀，鬧出亂子來；此刻正在亂離之際，這件事第一耽心。想到這裏，不覺一陣陣的汗流浹背。忽聽得白氏大叫一聲，「賢姪快救我。」叫聲未絕，便是驚醒了。棣華俯身問道：「母親怎樣了？」白氏張眼道：「甚麼時候了？」棣華道：「纔斷黑不久。」白氏道：「我身上可是發熱？」棣華道：「燒得狠呢。母親可要喝茶。」白氏道：「給我一口罷。」棣華忙取出茶葉，放在壺裏。走到房門口，問店家要開水。店家道：「水還沒開呢，等一會兒罷。飯，做餅還是做湯？」棣華回頭問白氏。白氏道：「我不吃了，你愛吃甚麼，叫他們做甚麼。」棣華便對店家說道：「不吃了，留着明天做罷。」店家接了茶壺。棣華仍到炕沿上坐下問道：「母親方纔做夢來。」白氏

道：『你怎麼知道。』棣華道：『母親自己叫出來的。』白氏道：『叫甚麼？』棣華道：『叫句……叫句……賢姪救我，把母親自己叫醒了。』白氏道：『怎麼真個叫起來。我夢見白天裏那許多人，又擁到這裏來了，看見伯和和賢姪，也在人叢中。忽然一個人，拿起大刀殺進門來了，向我亂砍，我便叫起來，這一叫，就醒了。』說話間，店家送進茶來。棣華斟了一杯，遞給白氏。白氏喝了，說道：『我又是頭痛；又是頭重；怎生是好？』棣華道：『母親將息點罷，不要勞神了。』白氏道：『方纔你背着我流淚，我也在那裏傷心。』伯和雖是我的女婿，卻是人家的兒子。倘是散失了，不到幾天，還得相見便好；倘或有甚麼長短，將來怎生對親家。』棣華聽了，觸起心事，止不住一陣珠淚，又撲簇簇的灑將下來。白氏道：『我兒快不要傷心。你要這樣，我更難過了。』正說話間，外面忽然闖了一人進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侍親娘荒店覓茶湯 尋夫婿通衢張字帖

却說：白氏母女，正在彼此互相慰藉，忽然闖了一個人進來，抬頭看時，正是那車夫。白氏忙問道：『找着了沒有？』那車夫滿臉酒氣，手中拿着一根旱烟管，熏得滿屋子的大

赫臭，大着舌頭說道：『那裏都找到了。今兒那一鬧，走散的人也不知道多少。各處車店裏去問，都說是來找人的也不知有多少起，誰有空兒去問他姓甚麼叫甚麼，把我的腿也跑折了，也問不出個影子來。』棣華便道：『你去歇歇罷。』那車夫便出去了。棣華對白氏道：『母親！這件事却怎生是好？我們且不要慮日後的事，就是眼前，沒個男人，我們在路上也不得方便；況且母親身上又不好。』白氏道：『此時我也沒了主意了，只覺得頭暈頭痛，心裏亂跳，身上又燒得滾燙，你叫他們弄點午時茶我吃罷。』棣華答應着，取出午時茶來，走到房門口。要叫店家，誰知都睡了，叫了幾聲，不見應。取出表來一看，纔得九點鐘。要自己出去弄時，那房門以外，是漆黑的。正在那裏呆想主意，白氏道：『他們睡了，便由他去罷。』棣華道：『他們睡了，待女兒去弄來。』白氏此時覺得十分辛苦，也急於望好了好動身，便由他去弄了。棣華取了一根紙撚兒，點了個火，出到外間，四面一照，只見牆上掛着一盞馬口鐵洋油燈，便先把他點着了。四面一看，只見西面靠牆，擺着一張方棹子，棹上橫七豎八的擺了許多筷子碗盞之類。東面牆脚下，打了一口土灶，樹葉樹枝高粱桿子鋪滿一地。灶上安放着一口鐵鍋，旁邊放着一個沙罐，拿過來一看，是空的。

，却沒有蓋，又沒有水。吹着了紙捻，到院子裏一照，並沒有甚麼，只有兩匹牲口拴在那裏。回到後院一看，有一口小缸，用一頂戴殘的草帽蓋住。揭開一看，喜得是半缸水。便進去在棹上取一個碗出來，先洗乾淨了，取了一碗水，舀在沙罐裏。又沒有小爐子，尋了許久，在樹葉堆裏尋了出來。這沙罐沒蓋，便拿一個碗來蓋了。抓一把樹枝樹葉生起火來，不一會，水開了，揭去碗一看，是碧清的，纔想起未放午時茶下去。忙到房裏取出來，放下去，煎了一會，約莫好了。舀了一碗出來，把爐子裏火弄熄了，壁上的燈也滅了，拿到房裏去，白氏却又睡着了。便輕輕推了一下道：『母親，吃茶罷。』白氏夢中大驚而醒，問道：『做甚麼？』棟華道：『母親休驚，女兒在這裏。』白氏道：『我睡着了，就是夢魂顛倒，甚是害怕。』棟華道：『這是母親受了驚之故，靜養點就好了。午時茶煎好了，可要吃一口。』說罷遞了過去。白氏坐起來，吃了幾口，重又睡下。棟華取過來被窩，代畫了，守坐在旁邊。白氏昏昏沈沈，又復朦朧睡去。棟華此時，一燈相對，又復萬念交縈，想起伯和此時，到底不知在那裏？身上究竟平安否？恨不能夠即刻有個人代他通一個信。又悔恨錯出了京；倘使同在京裏，到了事急時，還可以相依，或不至散失。又想起父親

在上海，那裏知道我母女困在此處。那一寸芳心，便似轆轤般轉；又念倘得伯和平安無事，到了上海，他自然會尋着父親。那時父親知道我們相失，又不知怎樣着急了。咳！但願他平安到了上海，就是父親着急幾天也罷了，好在我們也總有到上海的日子。我們到了，父親自然不着急了；或者我們到了天津，先發個電報到上海，父親自然放心了。忽然想起伯和曾否到上海，只消到了天津，打電報去問父親，便知道了。想到此處，巴不得當夜就到了天津可奈母親病了，明天料來不能上路，不知幾時纔好？若得早到一天，豈不是可以早知道一天麼？忽又想起伯和縱使到上海，則我們此時趕到天津去，他也不過在輪船上，未必就到；縱發電去問，亦是枉然，想到這裏，不覺自己啐了自己一口。心中又忽然一陣胡塗起來，甚麼都不想，只看着那似豆的殘燈，在那裏出神。忽聽得白氏從睡夢中哼起來，忙俯身在額上摸了一下，却出了一額的汗。忙取過手巾拭去，白氏醒了，又哼個不住道：『女兒！我此刻格外辛苦了，頭暈的就同沒了主一般，只覺得身子是飄飄蕩蕩的；又頭重的抬不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』棟華道：『母親身上可有汗？』白氏道：『通身是汗了。』棟華又伸手到身上，都代拭乾了。——說也奇怪，汗雖出了許多，他那燒熱，仍舊未退，只

覺得燒的比先前利害。棣華益發慌了。白氏又要午時茶喝。棣華道：「只怕喫不得了，出了這許多汗，甚麼風邪都該散了，爲甚還不退燒呢？想來是不對症的了。」白氏便不言語。棣華盤膝在旁邊守着，愈覺得淒涼。忽聽得窗外一陣狂風過處，灑下雨來，打得紙窗淅瀝，愈覺得愁腸百轉，度夜如年。白氏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身上的汗，出個不止。醒一回，棣華伏侍揩拭一回，直到天色黎明，還沒有睡。白氏的病，更覺得重了，哼聲不止，棣華暗想，母親病勢如此，眼見得不能起身的了。這輛車子，要十四兩銀子一天，如何用得起；好在他昨天已經把車價都開發了，不如且打發他走了罷，三兩天母親病好了，再作打算便了。想定主意，天明之後，便對那車夫說：「叫他回去，我們此刻暫時不能動身了。」那車夫道：「說過到天津的，怎麼半道上好回了我」。棣華道：「人病了，不能動身，知道病到幾時。你這十四兩銀子一天的車價，我們出不起。」車夫道：「今天就走，只要一天半就可以到天津了。你們回我的，這一天半的價，總要給我。」棣華暗想，這個人藉端撒賴，真是可惡；又見那店家及幾個不相識的人，都站在門口觀看，給他幾兩銀子，原不要緊，但是錢財露眼，須防歹人起心。因撒了一個謊道：「給你原不要緊，但是我們

帶的銀兩匯單，一切都在陳少爺身上，他走散了，叫我拿甚麼給你？倘使不得走散了，有銀子在身邊，也不回你了。」車夫沈吟半晌道：「車價沒了，茶酒錢總要給我兩個。」棣華取了一塊碎銀，約有二三十錢重的，給了他。車夫接過來，便自己套着空車去了。棣華問店家，「這裏可有好大夫？」店家道：「大夫便沒有。有一個藥鋪裏的掌櫃，他會治病，不消診脈，只要把病情告訴了他，抓幾樣藥來，吃了就好。」棣華道：「不知靠得住靠不住？」店家道：「那裏靠不住可以代人家治病的。我們這裏八百戶的人，那個生病，不是請他治的。」棣華便把母親受嚇得病，頭暈，發燒，吃了午時茶，出了汗，燒不肯退，病又加重的話，對店家說了。叫他去抓藥，又恐怕他忘了，又取出筆硯來，逐一寫了出來。因為十三歲上便荒了讀書，此時提起筆來，十分勉強，慢慢的寫完了，自己又信不過有寫白字沒有，怕弄成笑話。因為病情要緊，只得老着臉，交給店家拿去。那鄉莊人家，看見姑娘們會寫字，便十分稀奇，傳將出去。那店家的內眷，本來看着他母子二人，不過是個過客，住一宿就走的罷了，所以沒甚招呼。及至聞得棣華會寫字，便走來招呼誇獎，稱奇道怪，說：「像我們鄉莊兒上，爺兒們也沒幾個認識字呢。又問太太病的怎樣了？阿彌陀佛

！怪可憐的！太太們金枝玉葉，平常輕易不出門，碰了這種事，自然這嚇唬出病來了。」
| 棣華本來爲人極是和融，便也同他對答，倒可以借他解悶，免了許多胡思亂想。談了一會，店家抓了藥回來道：「忘了帶錢去，是賒着的。」| 棣華問：「是多少錢？」| 店家道：「五百錢。」| 棣華打開藥包一看，內中有一樣硃茯神，一樣硃麥冬，是認得的，其餘便不大認得出來。因說道：「這裏的藥很貴，怎樣便值到五百錢。」| 店家笑道：「小姐是從京城裏來的，不知道咱們這鄉莊上的規矩。咱們這裏一吊錢，只有一百四十個大錢；五百錢，只有七十文。」| 棣華這纔明白了，便數了七十錢，還他。自己要去煎藥，那店家內眷，忙叫店家去代煎，自己要| 和棣華談天。| 棣華只得稱呼他嫂嫂。他道：「這個稱呼不敢當。我的小姐，叫五姐兒，鄰居朋友，個個都是那麼叫我，小姐也叫我五姐兒罷。」| 棣華笑了一笑，問他姓氏。五姐兒道：「我們當家的姓張，叫五哥兒；我娘家姓李，自小到這邊來做童養媳婦，所以就那麼哥兒，姐兒，的叫慣了。」| 棣華聽了，暗想看他們雖是鄉莊人家，倒是從小童養過來，夫妻相守着，永不分離的，多少快活。我與他若是向不相識的，倒也罷了，偏又是，從小同居同硯過的，叫人回想起小時候的友愛情形，要便時時掛念着。此刻又

是同行，承他多般體貼，正是：令人感激得，又不好意思說出來，偏又分散了，令人好不掛念，想到此處，不覺出了神。那五姐兒還有一大串說話，他竟自沒有聽見。兩人又談了許久，只見五哥兒送了一碗藥進來。棣華伏侍母親吃了，仍舊睡下。五姐兒又問棣華吃甚麼飯？棣華道：「其實吃不下，不吃也罷了。」五姐兒道：「昨兒晚上，聽說就沒吃；今天再不吃，不餓壞了麼？待我去清清的做一碗片兒湯來小姐吃罷。太太病人，不能吃飯，咱們家有小米，我去做一碗小米粥來。」說罷去了。一會兒果然端了一碗片兒湯來，棣華道謝，五姐兒放下自去。棣華走過棹子邊坐下，拿筷子調着，只見那麵色黑得不像個樣子，只呷一口湯。五姐兒又端了一個碗進來道：「小姐胃口不好，加上點忌諱罷。」棣華道：「費心得狠，其實我真是吃不下。」接過來，順手加上一點，又呷了一口湯，勉強吃了兩片，便不吃了。再一會兒，五姐兒拿了小米粥進來。見白氏正昏昏沈沈的睡着，便輕輕的說道：「燙着呢，由他涼涼也好。」棣華點點頭。五姐兒看見片兒湯還沒動，便道：「小姐怎麼認真一點也不吃？別餓壞了。」棣華道：「吃不下，怎麼呢？」五姐兒拿出去，又盛了一碗小米粥進來道：「小姐吃不下，吃點粥罷。」棣華其實肚子裏是餓了，不過心煩意亂，胃口

不開，吃不下去。今見五姐兒那般殷勤，便勉強拿來吃。——這小米裏面，又是許多細砂子，嚼在牙上，咯吱咯吱的好不難過，只得呷到嘴裏，便直咽下去。恰好吃完了，白氏醒了，棣華便端過粥去，伏侍母親吃粥，吃了一碗。五姐兒問：『可還要添？』白氏道：『多謝！費心得狠，不要了。』五姐兒收了出去。白氏道：『睡的骨頭生疼的，扶我坐起來罷。』

『棣華扶白氏坐起，又取過伯和的鋪蓋來，放在一邊，叫白氏靠着。因為拿動了這個鋪蓋，又觸起了心事，一陣心酸，又復流淚。白氏看見，明知女兒心事，然而自己也正在爲了這個煩惱，沒有說話好解勸他。棣華忽然想了一個主意，便對白氏道：『母親！句他……』

『句說到這裏又頓住了。白氏道：『我的好女兒！你有話說罷。我和你母女至親，又沒有外人，甚麼話不好說呢？』棣華道：『我想昨天散失之後，他一定也找我們。何不寫幾個字，說明我們在這裏等他，拿到外面去貼起來。他見了，自然會尋來。』白氏道：『好主意，你便快寫起來罷。還得要多寫幾張，凡是往來大路，與及車店客店門口，都貼起來纔好。』

『棣華忙取出筆墨箋紙來，在棹子上去寫。寫着：——陳伯和鑒：有人在「八百戶。」——寫到這裏，便頓住了。出去找五姐兒問道：『你們這個店，可有個店名？』五姐兒道：『

我們這個店，還是五哥兒太公手裏開下來的，叫做「張家店」，鄰近各處鄉莊都有名氣的。小姐問他做甚麼？」棣華道：「我不過這麼問一聲兒。」說罷回到房裏，在箋紙上接寫了——張家店守候，望速來，切盼。——總共二十個字，自己看了一看，雖然寫不端正，却還認得是個字；便一張一張寫來，寫了二十多張。五姐兒走進來看見，便問道：「寫許多字兒做甚麼？」棣華道：「要煩你們五哥兒，代我拿到我們昨天失散的地方，張貼起來，好叫失散的人，看見了，尋了來。」五姐兒道：「正是；我還沒有動問，你們失散的是那一位？」棣華見問，紅了臉，答不出來。白氏在炕上，連忙代答道：「是一個親戚同伴出京的。」五姐兒便叫了五哥兒來，教他去貼。棣華又切切叮囑，叫他貼在容易看見的地方，與及車店客店門口，五哥兒答應去了。此時已是下午申牌時份，直去到傍晚時候，還沒有回來。忽然門外來了一夥人，有五六個之多，要來投宿，五姐兒招呼了進來。棣華道：「這却怎麼？我們怎好和他們同在一起？」五姐兒道：「不要緊，小姐們搬到我屋裏去。」說罷，便代把鋪蓋行李，搬到對過一間來。棣華扶了白氏過去。五姐兒便招呼那夥客到客房裏。棣華扶白氏上炕坐下。——這邊炕上，多了一張炕几，地下却没有棹子，只有兩把竹椅。牆

上貼了許多五彩畫張，畫的都是一齣戲。如：「四郎探母」，「賣胭脂」……之類。忽然看見旁邊貼了一張字紙，仔細一看，不禁爲之愕然。要知這張字紙是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驚惡夢旅夜苦縈愁 展客舍芳心痴變喜

且說：棣華扶了母親過來，伏侍坐下。忽見牆上貼的五彩畫張旁邊，貼了一張字條兒——正是自己寫母親病情的那張紙——不覺暗暗稱奇，不知貼在這裏，是何用意。白氏坐了一會，五姐兒掌上燈來。棣華問道：「我們住在這裏，你們又到那裏去睡呢？」五姐兒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在這裏陪着，讓五哥兒到客房裏睡去。」棣華道：「那客人肯麼？」五姐兒道：「小姐不知這鄉莊兒上的規矩。那邊客房裏，常時一睡十七八個人，都擠在一個炕上；還有人過多的時候，這屋裏也住客。我就到後面，搭個板鋪兒；五哥兒還不是混在客人一起麼。這是常慣的事，小姐只管放心」，此時白氏坐的乏了，仍復睡下。五姐兒到外面燒水，招呼那夥客人洗面洗腳；又代客人做飯。一會兒，又送了兩碗小米粥進來，一小碟子鹹菜。棣華見他這般殷勤，心中倒覺得不安，伏侍母親吃了一碗，自己也勉強吃了。五哥兒回來了，說：「字帖兒都貼好了。今天外頭，好不熱鬧，來了多少義和團，都說是趕到衛

裏，殺毛子的。我在那裏看了一會，到這會回來。」棟華聽了，又是就心。只因聽了義和團的話，不知伯和和怎樣；倘使遇見了，不知可礙事。再過一會兒，人靜了，白氏對棟華道：「今天吃的藥，倒有點意思，此刻好多了，頭暈也輕了，那覺着輕飄飄的也沒有了，只是頭痛發燒，依然不好。明日再去抓一服來吃，只怕就可以望好了。」棟華聽母親說好點了，自是放心。因為昨夜通宵不寐，覺得倦了，便在白氏身旁睡下；一心一意去想念伯和，不知他今夜又宿在那裏，這等亂離之際，不知可會遇了強暴，又不知可會安抵天津，那心中忽喜忽悲，說不盡的心事。正欲朦朧睡去，只見五姐兒說道：「恭喜！小姐！你家陳少爺來了。」棟華聽說，連忙起來問：「在那裏？」五姐兒道：「在外面，就來了；我同小姐去看來。」棟華便起身同五姐兒走到門外一望，原來是一條康莊大道，那逃難的車馬，絡繹不絕；那裏有個伯和在內。正自仔細辨認時，五姐兒指着前面道：「小姐你看那邊，不是陳少爺麼？」棟華順着所指處望去，果然見伯和跨了一輛車簷，笑容可掬的過來。暗想車裏面還有甚人，他還是跨着車簷呢。回眼一看，那趕車的正是出京所用，今天早起回了他的那個車夫。不覺暗暗歡喜道：「原來是他代我們尋着的。」因便高聲叫伯和賢弟，叫了兩聲

那輛車子從自己身邊經過，伯和却只做聽不見，車夫趕着牲口，逕投南道上去了。棣華不覺十分悲苦，暗想他一定是怪我一向避嫌不肯和他說話，因此惱了我了；又不好意思過於呼喚，拿着手帕在那裏拭淚。忽聽得旁邊有人說道：「好忍心姊姊一向不理我」回頭看時，不見了五姐兒，却是伯和站在那裏，不覺轉悲爲喜。正欲說話，那過往的車子內，忽有一匹牲口，走近自己身邊嘶叫起來，不覺嚇了一跳。猛回頭看時，只見眼前漆黑，不見了伯和，那牲口還在那裏嘶叫。寧神一想，原來還睡在炕上，炕几上的燈已經滅了；那夥客人騎來的驢子，拴在院子裏在那裏嘶叫；纔知道是做夢。回想夢中光景，伯和何故不理我，大約是我日間苦思所致。猛可想起夢中見了車夫代伯和趕車；又想起打發那車夫時，曾說及所有銀子匯單，都在伯和身上；不要那車夫記在心裏，出去遇見，圖害了他，此刻亂離的時候，有甚王法，果然如此，可是我害了他了。我想念他夢見他，自是常事，何以又兼見那車夫呢？愈想愈像真的，不覺如身負芒刺，萬箭攢心，一陣陣的冷汗出個不住，不由得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暗想他若是因此喪生，我便是相從地下，也無面目相見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愈相愈傷心，愈傷心愈哭，把白氏哭醒了；問道：「女兒何事痛哭？」棣華答不

出來，仍是抽咽不止。白氏嘆口氣道：「我兒不要傷心了；萬事皆前定，但願吉人天相，女婿平安，便是兩家洪福。」說到這裏頓住了不說。棣華聽了，更是傷心，幾乎要放聲大哭。白氏也忍不住嗚咽起來。棣華見母親哭了，便連忙忍住道：「母親正怕睡的骨頭又要疼了，女兒起來搥搥罷。」白氏道：「不疼，不要搥，你睡罷。」棣華道：「女兒左右睡不着。說罷便坐起來，黑摸着，代母親搥腿。」白氏道：「此刻甚麼時候了？」棣華道：「方纔聽見遠遠的打四更，這鄉莊兒上的更次，不見得准，滅了燈，又看不見表，也不知是甚麼時候。」搥了一會，白氏又睡着了。棣華兀自暗暗垂淚，恐驚醒母親，不敢嗚咽，伏在炕几上，聽着村鷄亂唱，不久就是天明。五姐兒睡在炕几那邊，一覺睡醒，見棣華呆呆坐着；便道：「小姐起來得好早。」棣華道：「睡不着，半夜裏就起來了。」五姐兒翻身起來，對棣華定睛一看道：「小姐你哭甚麼來？眼睛都紅腫了。」棣華道：「不會哭甚麼。」五姐兒嘆口氣道：「出門人自然是苦的。」說罷下炕，去張羅弄水洗臉。是日又叫五哥兒去撮了藥，白氏吃了。做書的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白氏在此養病，一住就是十天，那病却是好不壞的，只管在那裏發熱發燒。棣華是念夫愁母，寸心無有寧時，自不必說。

遇到第十天上午，忽然一個人走進來問：「張家店是這裏麼？」五哥兒答應道：「是。」那人道：「可有一位張太太，和一位小姐，住在這裏？」棟華聽見，連忙問：「是誰？」一面走出房門，往外一看，却是李富，走前兩步，請了個安。棟華這一喜，喜的說不出來，就如見了親人一般，也自忘了甚麼是個嫌疑。忙問道：「少爺呢？可和你一同來？身子可好？」李富道：「小的也因不見少爺，……。」棟華聽了和冷水澆背一般，登時便丟去了一天歡喜，又擔上了一擔憂愁。便退了入房，李富走到房門口，給白氏請了安；說道：「自從那天失散之後，小的尋不見車子，又不見了少爺，思量總是往衛裏去了。便僱了一匹牲口，要至衛裏，走着走着，走到鐵路旁邊，看見好些洋兵，不知在那裏做甚麼。小的只看了一看，那洋兵便對着小的打了一鎗，在肩膀上擦過，連忙跑了回來，下在店裏養傷，今天纔好了。聽外面風聲緊的了不得，天天往衛裏去的義和團，也不知多少。要出來打聽，在店門口，看見一張條子，寫的是有人在這裏等少爺，料是親家太太在這裏，因此尋到這裏，果然得見。此刻外面亂的不得了，多少人從衛裏往這邊跑，衛裏是去不得的了。小的打聽來，此刻只有山東地而太平，親家太太，趕緊動身纔好，這個地方，只怕也不得安靜。」五哥兒在旁邊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們相近的七百戶，九百戶，都請了大師兄來，設

安靜。」五哥兒在旁邊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們相近的七百戶，九百戶，都請了大師兄來，設壇學拳。我們這裏，也不過這一兩天，就有大師兄來了。」棣華聽了，又是悲苦，又是害怕。白氏道：「你少爺到底那裏去了，可打聽得出來？」李富道：「料來總是到衛裏去了；但得到了衛裏，此時早到了上海了。親家太太早點動身要緊。」棣華道：「此刻太太病着，怎麼好動身？」李富道：「不知親家太太是甚麼病？從水路動身不要緊，此時也只有水路太平些；若再走旱路，再像前回那樣子一來，就不好了。」白氏道：「如此，你便去僱船罷。我頭回嚇怕了，再禁不起了，還是早點走罷。」棣華哭着對母親道：「他還沒有來，我們走甚麼？」白氏強慰道：「他已經到了天津，自然就到上海去了。我們等在這裏做甚麼？並且我還有個主意在此，這裏五姐兒夫妻，都是好人，我們只要重託他，如果女婿到了，告訴他我們往山東去了，叫他也跟去。我們到了山東，也照樣寫着字帖兒，貼在通衢大路，他自會尋來。」棣華道：「山東地方大得狠，我們到那裏呢？」李富接口道：「此刻逃難的人，都說德州便太平；我們就到德州罷。」五姐兒道：「這就可以辦得到了；倘有人來問信，我便指引他去便是。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也要告訴他那模樣兒，不要錯指引

了別人。『白氏心急，一面叫李富先去僱船，一面告訴五姐兒，伯和的面貌。五哥兒告訴李富說：『這裏沒有船叫，往東南走三十里，清宮莊東面，纔是運河，纔有船可叫。』李富聽了，便到外面，賃了一匹快驢子，加了一鞭，飛也似的去了。這裏白氏便叫棣華收拾行李。棣華雖然記念伯和，也恐怕母親再受驚嚇，禁當不起，只得含悲茹痛，檢點起來；五姐兒也在旁邊帮着收拾。棣華因爲五姐兒百般殷勤，此時臨別，倒有點戀戀不捨之意。收拾好了，又叫五哥兒去多抓幾服藥，預備母親在路上吃。開發店錢，也不和他細算了，取出一錠五兩重的銀子，算了店錢。五哥兒夫婦千恩萬謝，歡喜無量。棣華又念五姐兒連日伏侍勤勞，在小指上褪了一個小小的金戒指來，給與他道：『辛苦了你幾天，留下這個給你做個記念罷。』五姐兒嚇得連忙萬福道：『小姐這是那裏說起，我生受了，來世再報小姐的大恩。』棣華道：『這是我酬謝你的意思，不算甚麼，何必說報。』五姐兒吐出舌頭道：『小姐！你便說不算甚麼。這個金器，我們鄉莊兒上人家，前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呢。』棣華道：『這裏可有車僱？回來我們上船，還要坐了車去呢。』五姐兒道：『車是沒得雇的。本莊劉太公家，自己養着一輛車子，我叫五哥兒去借來用用，可以使得。』五哥兒在外答應道：『可以使得，我就去借來，回來我自己趕車，便送太太們下船。』棣華道

兒在外答應道：『可以使得，我就去借來，回來我自己趕車，便送太太們下船。』棣華道：『這更好了，費心得狠。』商量停當，吃過飯後，申牌時分，李富和一個船戶，都騎着騾子來了。李富說道：『船價貴得狠，大點的船，動不動要二百多兩銀子，纔肯到德州。小的僱的是一隻小船，沒有中艙的，只有內外兩艙，也要一百兩銀子。小的大膽，僱定了，人少，這隻船也夠了。』白氏道：『只要坐得下就是了；此刻是逃命的時候，還講究甚麼。』李富便和船戶，搬取行李到車上去。棣華別過五姐兒，扶了白氏上車，然後自己上去。五姐兒送到車邊，代下了車帘。那船戶把騎來的騾子，拴在車上，做了個雙套車。李富自去把騾子還了主人，然後同船戶跨上車簷，五哥兒趕着牲口便走。看看走到日落崦嵫，纔到了清宮，船戶還了賃來的騾子，趕到岸邊時，已斷黑了。船上人打了燈籠，先接應了白氏母女上船，然後搬取行李。棣華又檢了一塊碎銀子，謝了五哥兒，五哥兒不肯接受，棣華道：『你今夜斷不能回去，在這裏住店，也要使用，拿去罷。』五哥兒方纔接了，拜謝而去。白氏母女住了內艙，李富住了外艙，他的行李，當日失散時，本在車上，此刻便取了出去。船戶來揭開艙板，把兩口小皮箱，放在艙下，鋪平了，竟是一個平艙。棣華

恐怕母親睡的骨頭痠疼，開鋪蓋時，便把自己的一床褥，加鋪了上去，意思要與同睡在一個鋪上。白氏看見，便道：『也好，我墊厚些，你便可以用了那一副。』說時指着伯和的鋪蓋。棣華把臉一紅道：『我就同母親一鋪罷。』白氏道：『這又何苦，天氣慢慢的熱起來了，擠在一處做甚麼？』說罷拉過鋪蓋去解。棣華道：『既然母親怕熱，又這麼分付，我就用了他罷。』接過鋪蓋開了，鋪好，又把自己的一床夾被窩，支起來，做個帘子，隔斷外牆。是夜棣華用了伯和被褥，不覺情極成癡；默念雖未成禮，今日奉了母命，先用了他的衾枕，或者是他日同衾之兆，也未可知。這一點癡念縈在心上，不知不覺，把一切愁苦，都暫時丟開；只打算將來成禮之後。如何恩愛？如何相敬？想起他在村店時，那般體貼，又是彼此同遭過這場患難，將來不知要生受他多少溫存。想到得意之處，轉覺得心癢難撓起來，遂不覺酣然睡去。不知何日始達德州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火熊熊大劫天津衛 病懨懨權住濟甯州

却說：棣華在張家店裏，一住十天，既憂慮母親之病，又不知伯和的生死存亡，更兼那店房又矮又小，鬱着一屋子的悶氣。有時到院子裏走走，又是滿院子的騾馬糞臭，夜靜

時，直薰到屋裏來；加之心中悲苦，何曾一夜安眠。今夜到了船上，這船雖小，却靠在河邊，氣息爲之一清。他又展開了伯和衾枕；陡生癡想，心中爲之一暢，所以就酣然睡去，連夢也沒有一個，直到天色平明方醒。坐了起來，看看母親，還自睡着，水面上早起，有點微涼，盤膝坐着，把夾被窩蓋着，在那裏玩弄出神。默念昨夜那一番癡想，不知能如願以償否；倘能如願，我今日便多受些苦，也是情願的。只是苦了他，不知失落到何處；我這裏想念他，他的想念我，只怕還要利害；已經到了荆天棘地之中，再受那相思之苦，不要把他身子磨壞了。忽又想起小時候，讀過孟子，有幾句是？『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。』他今年纔十八歲，便遭了這流離之苦，將來前程萬里，正未可知，說不得夫榮妻貴，我倒仗了他的福了。想到這裏，又復十分自慰，撫摩着那衾枕，聊當相見。呆坐着出了一會神；白氏也醒了。棣華便問：『母親今天可好點？』白氏道：『不過如此，船開了沒有？』棣華道：『還沒有開呢。』掀開簾子一看，李富也起來了；看見棣華便道：『請小姐打發點銀子，買點糧食，好開船。』棣華聽了，便取出一塊銀子，約有二兩重，交給李富。李富叫船戶秤過，囑其到岸上買點米麵醃菜之

類。一會兒買了回來，便開船；走了一天，到了一個所在，只見帆檣林立，好不熱鬧，船便泊定了。棣華問李富：『這是甚麼地方？』李富也不知道，轉問船戶。船戶道：『清宮莊下船的地方，是個支河。這裏纔是大路，有名的叫做『西大灣子，』前面便是衛裏。』棣華吃驚道：『我們爲的是衛裏不太平，纔要到德州去，爲甚倒走到這裏來？』船戶笑道：『總要越過這裏，轉向南路，到了靜海，纔是往德州大道。你看這裏所靠的多少船，都是避亂的。這裏離洋場很遠，是不要緊的地方。你們看這些船，在這裏也不知靠了多少日子，不肯開行，不過暫時避在這裏，總望沒事，他們便仍舊上岸，不遠去了。』棣華聽了方纔明白。是夜在西大灣子停泊過宿，次日起身開行。誰知這裏停泊的船，盈千累萬，舳舻相接，竟把河道塞住了，不得過去。船戶百般爲難，在衆船縫裏鑽行，從日出時忙至日入，走不到三里路，只得停住。這還是幸得船小，纔有縫可鑽；若是船大了些，竟是寸步難移的了。到了半夜，恰值潮水漲了，船戶又起來覓縫鑽行，只走了半里多路，又復被大船擋住，只得泊了；如此一連三天，不得過去。忽然這一天，遠遠望見濃烟蔽天，半日不熄，外面各船戶，互相大驚小怪的傳說義和團放火燒天津城裏大教堂。白氏聽了，又是驚慌，棣

華連忙過來摟住了；說道：『母親不要害怕。這是岸上的事，我們這裏離得遠着呢；況且又在水裏，是沒事的。』口中是如此勸慰，心裏是惦記着伯和，此刻不知可在天津；倘在那裏，便不好了，怎能想個法子，知道他的下落纔可以放心呢？到了夜來，望見那濃烟的所在，便變了一片火光。左右鄰船，都在那裏喧呼議論，都是南邊人聲口居多，紛擾到半夜，方纔略靜。到了第四日，又忙了一日。船戶道：『好了，看過去，前面只有百十來條船，明日怕可以出去了。今天晚上，是四更天的潮，我們趕四更再走罷。』棣華在艙內聽得，略略放心；只是念着伯和，未免暗暗落淚。吃過晚飯，正在欹枕歇息，忽然一陣外面人聲鼎沸起來，吃了一大驚。推開篷窗觀望，又被旁邊一號大船擋住，不見甚麼。白氏已嚇得打顫，棣華道：『母親休驚，女兒問來。』掀起帘子問李富，李富却往船頭去了，叫了幾聲，都不聽見。便對白氏道：『母親不必驚怕，沒有甚事，待女兒出去看來。』白氏道：『你小心點兒。』棣華道：『女兒知道。』說罷鞠躬，出到船頭。李富看見，連忙站過半邊道：『小姐小心。』棣華出到船頭，站起來抬頭一看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；只見遠遠的起了六七个火頭，照得滿天通紅，直逼到船上的人臉上，也有了火光影子。人聲嘈雜之中

還隱隱聽得遠遠哭喊之聲，不由得心頭小鹿亂撞，忙問李富：「是那裏走水？」李富道：「還不得確消息，聽說是七八處教堂，同時起火，都是義和團幹的事。」棣華再抬頭望時，只見岸上樹林中的鴉鵲之類，都被火光驚起，滿天飛舞，火光之中，歷歷可數。天上月亮，映的也變了殷紅之色，心中不住的吃嚇，忙忙退入內艙，臉上不敢現出驚惶之色。白氏問：「到底是甚麼事？」棣華道：「又是岸上失火；那些人便大驚小怪起來，沒有甚麼事，母親只管放心。」說能便坐近白氏身邊，輕扞玉腕，代為搥腿，心中只念着伯和。如果他還在天津，此時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頭，不知可脫得了這個難。萬分悲苦，却又訴不出來，對着母親，又不敢哭，那眼淚只得向肚子裏滾。外面那些人，一陣陣的怪聲亂叫，白氏道：「明日再走不出去，我便嚇死在這裏了。我那虛飄飄的病，服了藥，本來好了，此刻可又發作了。」棣華道：「母親但請寬心。據船戶說：『明天准可以出去了。』」白氏道：「果能如此，我就有了命了。」此時白氏的燒熱病，又重起來，昏昏沈沈的睡去；只撇下棣華一個，獨自傷心。到了四更時份，衆船戶果然起來，設法把船移動，辛苦到天亮，果然離開了大隊船隻。衆人滿心歡喜，撐篙打槳的走到薄暮時，到了靜海。誰知這裏避難

的船，比西大灣子更多，一望無際，都是帆檣，仍舊在船縫裏鑽過去。爭奈此處河道甚窄，竟有終日不能移動一步的時候；無論白氏母女心急如焚，便是幾個船戶，都說悔氣。從靜海走到獨立，本來只有一天的路程，這回却走了一個多月。只見岸上的義和團，成羣結隊，裹紅巾，束紅帶，持刀弄棒的，互相往來，也不知他做些甚麼。從離了獨立，纔能暢行；然而遇了碼頭，仍有許多避難船隻，不過不像那麼擁擠罷了。自從此按站前進，不日到了德州城外；只見旌旗招展，刀劍如林，正不知爲着甚事，泊定了碼頭，不敢就登岸。李富和一個船戶上岸去打聽，一會兒回來，那船戶慌忙開了船，往下站而走。棣華問道：「這不說是德州了麼？爲甚還走？」李富道：「方纔打聽京城已被洋兵打破了，天津也失了。此刻各省督撫都興兵勤王，這岸上是山東撫台袁大人的勤王兵，方纔到此；正要封船，由水路進京，所以船戶忙忙開了，是恐怕被官封了船，白當苦差。」棣華道：「他便如此，我們爲甚要多走一程？你可去問問他們，怎麼說法？」李富聽說，便從船舷上，往後艙間船戶去了。白氏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和你商量。我們自從離了靜海之後，一路上還算平安，只是我的病，一天重似一天了，藥是早吃完了。我此刻思家甚切，與其在這裏耽擱住

，不如和船戶商量，就叫他直到清江浦。我們由鎮江附輪船回上海罷。」棟華道：「母親不說，女兒也想過來；這個本是最好的辦法，但是我們在八百戶約下人家德州相會的怎樣了？」白氏道：「這個呢，怪不得你老記着不肯忘，便是我也時常記在心上。但我想他，又不是個獸子，那有儘着耽擱之理，此刻早到了上海了。不信我們到了上海時，包管他已住在我們家裏了。」棟華低頭一想道：「萬一他尋這裏來，我們走了，豈不誤事？不如仍回到碼頭上，仍舊寫幾個字帖兒，在碼頭上要路貼下，說明我們已經南下；就是他到了，也可以知道。」白氏道：「這個主意也好。」母女商量停當，恰好李富問了船戶，從後艙出來回話，說：「船戶的意思，再往下走一站，請太太們在下一站登岸；小的和他爭論不得。」棟華道：「現在我們打算逕往清江浦。你問他：『要加多少錢？』並且要回船停泊一會兒，我們要到岸上貼兩張字帖兒。」李富又到後艙去，說了半晌，出來回說：「逕到清江浦，他只要加五十兩船錢。大約他們也情願到南邊避幾時的意思。小的同他說明白了，此刻已經轉舵回船了。」棟華聽說，便在網籃裏，取出紙筆，伏在艙上，寫字帖兒；等到船攏了岸，搭好了跳板，棟華已寫好了十幾張。李富領了，到岸上去貼，心中暗想，我

們從衛裏動身，走了兩個多月，纔到此地，少爺就是來，也不知何時方到。這裏是個熱鬧城市，不比鄉莊兒上，貼不上幾天，便被人家的招帖蓋住了，有何用處；但是小姐要如此辦，不敢有違，上去粘貼了，便自回船。船戶接着，忙忙的就抽跳，起錨開符。忽聽得岸上一陣排槍亂鳴，白氏又嚇得魂不附體。棣華生平不曾聽過這等聲音，也嚇得芳心亂跳。看見母親吃嚇，只得硬着胆子，強來安慰。白氏已是一陣陣要發昏迷，棣華十分慌亂着急，攙住叫喚，又百般安慰說：『方纔槍響，是官兵打拳匪，已把拳匪打跑了，母親放心。』安慰了許久，方纔略定。棣華問李富：『前路可有大村鎮？先靠定船，要請大夫看病。』李富轉問船戶，船戶道：『這裏下去六十里，四柳樹地方，是個大鎮市；我們儘今天趕到罷。』是日果然趕到了四柳樹，無奈天色已晚。只得等到次日，清晨，李富上岸請了一位醫生，下船看病。在外艙隔着帘子，診了脈，掀開帘子，望了顏色，看過舌頭，說是猝受大驚，神魂離舍，暑邪乘之，所致。此病已被耽誤了，此時頗覺棘手，定了一個安魂定魄祛邪清暑的方，交他在路上可以服五帖，自去了。李富到岸上，撮了五帖藥回來，一面煎藥，一面開船，兼程進發，是日趕到了馬甲營。這一藥連服了五天，不見起色，李富也

甚爲耽心，便對棣華說道：『小的看親家太太的病，不比平常，在船上不是調養的地方。這大夫的藥，又不見功；若說到一站請一位大夫，儘着換人診看，也不是治病的方法。前面到濟寧州，不過還有兩天路程，那邊地方，甚是熱鬧，在山東地面，也算是一個大碼頭。在小的意思，不如到那裏上岸，請醫調治；一面寫信到上海去，或者請親家老爺來，也好得個主意。』棣華一心雖怕伯和跟跡南下，然而母親的病，更是要緊，遂依了李富之言。等到了濟寧，便開了船錢，捨舟登陸，覓了客店居住。住了一天，店家見有個病人，十分沉重，便要下逐客令。此時現銀，已經用盡，只得叫李富拿些金珠之類，去質賣了，覓了一處房子，置備了一切動用家具，請醫調治。一面打電報給他父親張鶴亭，又詳詳細細寫了一封信寄去。從此白氏母女，便在濟寧耽閣下了，暫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：伯和自從到了紫竹林，住在佛照樓，過了十來天。外面的風聲更加緊急，所有南省之人，都紛紛附了輪船南下，只有伯和，一心要等白氏母女，不肯動身。這一天佛照樓掌櫃的，也要歇業避亂了。伯和只得收拾，出了佛照樓，到相近的一家四合客棧裏住下。又過了兩天，喧傳義和團定了日期來攻紫竹林，四合棧也要歇業了。伯和暗想，拳匪恨

的是洋人，我只要離了此地，到內地裏去，或者可以無事；但是到了內地，他們來了，從何處找我呢？不如逕到西沽，大車店裏住下，他們來時，必要經過，可以相見。」定了主意，就收拾過行李。此時東洋車，拳匪不准到內地，只得套了騾車，逕到西沽來，下在店裏。在路上只見那些拳匪，成羣結隊的橫行，幸得此時尙未劫掠。在西沽住了一天，便遇了燒教堂的事；此時的拳匪，愈來愈多，本地的土着，也起而相應，無間日夜，到處只聞呼嘯之聲，往來不絕。伯和天天只在店門首看那大隊行人，希冀遇見白氏母女。這一天正在觀望間，忽然來了一大隊拳匪，也不知其數多少，蜂擁而來，叱喝着叫百姓跪接。伯和本是個極機變的人，如何肯跪；然而看此情形，亂事正未有已時，眼看得白氏母女不能相見，不如且設法出了險再講罷。於是回到房裏，扯過一幅紅布，裹在頭上，扮做拳匪模樣，跑出店來，混在裏面。纔上個虹橋，回望自己住的車店，已經火起。那拳匪沿路焚殺，竟沒有一個官兵出來攔阻。正行走之間，忽聽得紫竹林那邊連天礮響，伯和怕不是事，便故意轉到一條橫巷裏去，彎彎曲曲，走了半里多路，只見一處燒不盡的頽垣敗壁。這一片火燒場的盡處，却有一所房子，巍然獨存。暗想這裏不知可能暫避；想罷，便踏着瓦礫過

去，循牆尋覓，得了一個小門。不知這小門之內，是何情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巧應對安穩出危途 誤因循夫妻遭毒手

却說：伯和走近那小門，用手一推，是關着的，叩了兩下，不見有人答應，走的乏了，便靠有那小門之上略歇。歇了良久，隱隱聽得門內有人聲，側耳再聽時，忽然那門開了，伯和一閃，跌了進去。裏面四五個人，都嘩然大叫起來，口中只叫：『饒命！』伯和一想，自己頭上裹着紅布，所以他們認做拳匪。連忙把紅巾去了，向衆人作揖道：『列位不必錯疑，我是個逃難的；不信你們且看，我手中並無兵器。我爲的是跑乏了，在這裏門外歇歇，不想驚動了衆位。』那四五個人，互相錯愕。內中一個便道：『既然來此，也是緣分。當此兵荒馬亂之時，我們也不多他一個人吃，就留在這裏，一同躲避也好。』伯和大喜拜謝。便有一個人，把小門關了。伯和看時，統共是五個人，問起情由，纔知道這五個都是米店的夥計。這所房子，便是米棧。米鋪子的門面，開在前面大街上，已被火燒了，燒倒了的斷磚殘瓦，把這米棧的前門堵住。這小門是個後門，後門外的小巷，是個極僻靜的地方，所以夥計們便躲在這裏避難。當下伯和與衆人通過姓名，便獻計道：『這裏既然是

米棧，諒我們幾個人，靠了所存的米，總不至於餓了；但是一旦被拳匪跟尋着了，總是不免。不如等到晚上，我們出去，把那小巷的兩面，用磚瓦塞斷了，豈不太平。」一個人道：『好便好，只是我們統共六個人，一晚上要塞兩頭的路，如何來得及？不如我們取些磚瓦之類，把這後門堵住了，便沒有人來。不信但看前門，不是靠些斷磚零瓦堵住了麼？』伯和道：『出去堵了，又怎麼進來呢？』那人道：『帶了梯子出去；堵了之後，上梯子從牆上進來。』衆人一齊稱妙。是夜如法泡製，把小門堵住了。從此伯和便在這裏避亂，每日只聽得外面槍礮聲響，到了夜來，只見紅光燭天，幸喜都在遠處。六個人昏昏沈沈的，過得日子也忘了，時常聽得前門外面，有多人走路的声音，後門外面，却是聲息全無，約莫過了有一個月光景。忽然一天，聽得外面砲聲震天，比從前響的格外利害，隱約聽得外面有許多哭喊的聲音。自此次之後，便一連十多天不聞聲息，不過偶然有一兩响罷了。伯和道：『一連好幾天，不聞聲息，外面想已太平了；我們不如設法出去罷。』那五人齊聲道：『若是太平了，我們東家豈有不來查看棧房的道理？一定還沒有太平。』伯和道：『兵亂以後，那裏便急着來查看棧房；且避亂是沒有定的，也有許多跑的遠了，沒有回來。』

你幾位沒事的人，可以在這裏等候；我有事在身，打算先出去了。」五人道：「門也堵住了，怎麼出去？難道再扒挖一次麼？」伯和道：「這個我也不敢勞動；但求借我一梯子，等我上到牆上，把梯子提到牆外下去，要煩一位收梯子進來罷了。」這五個人，知他去志已決，便依言送了他出來。伯和踰牆出了米棧，走出了小巷口，只見滿目荒涼，房屋盡皆燒了，賸了一片瓦礫，路上還有許多死人，血肉模糊，十分狼藉。暗想我是在萬死之中逃出一生來，這是那裏說起的僥倖。正在低頭覓路，忽聽得背後一聲叱喝，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洋兵，手執洋槍。伯和發脚便跑，忽聽得一聲槍響自己便跌了一交。正待扒起來時，那洋兵早走近身旁，把自己所用賸還帶在身邊的幾兩銀子，搜了出來，拿了揚長而去。伯和等他去了，便起來，往前面走去。忽覺得身下甚濕，低頭一看，右面大腿上流出許多血來，穿的那單馬袴上，破了一個焦洞，纔知道是着了槍子。此時那裏去覓傷科，匆忙之間，就在地下抓了一把土，把傷口按住，再往前走。走不多幾步，覺得大腿濕了，扭過頭一看，見血流如注，袴子後面，也是一個焦洞，又抓了一把土按住。望見前面有一處，許多房子相連，并無火燒痕跡，便望房子裏邊走，却是一條大街。兩旁店鋪，一律的關門閉戶

，好不蕭條。此時覺得傷處疼痛，一步一步捱的，希冀遇了個人，求個歇息的地方。只管四面觀望，忽見一家店鋪，排門雖然上好，却有兩扇微開，似是虛掩未上栓的。走過去輕輕一推，隨手而開，便問：「裏面有人麼？」問了三四聲，不見答應。伯和此時覺得痛極，也不管甚麼，捱身進去，回身掩好了門，便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定。坐了良久，不見一人；捱到後面窺探，只見後面一個院子，院子裏面，三間平屋。廂房便是廚房，鍋竈塵封，像許久沒有動用的樣子。仗着膽，走到平屋裏一看，也不見一人；只有八個大衣箱，放在地下。回到鋪面上一看，原來是一家藥店，竟是空無一人的了。於是先把門下了栓，在櫃內搜尋，見了些熟地黃精之類，便拿來歸在一處，打算把他代糧，在此權過幾天。又搜出好些膏藥，便不管對不對，先拿兩貼在傷口上貼了。自家仔細體察，方知道槍彈中在大腿旁邊的肉上，幸而未對着骨頭，便穿肉而過的。貼了膏藥，便走到平屋裏去，把衣箱提了提，却是狠沈重的。旁邊一張床無褥無席，只得掃了灰塵，胡亂躺下，從此就在這藥鋪裏暫時躲避。過了五六天，總無人來，那傷口慢慢的好了，却是那可以代糧的藥，也要盡了，打算捨了此處，再奔他處。忽然一天外面打門聲甚急，心中暗想，不好了，這是主人來

了，如何對付他呢？忽又聽得門外說話的聽音，不是中國人，心中益發害怕，不敢開門，只坐在裏面平房裏發怔。此時外面打門之聲更急，再聽時，竟不是叩門，是拿重東西撞門的聲音，益覺慌做一團，不敢轉動。忽聽得砰訇一聲，門已開了，闖進了一羣人，定睛看時，五個是洋人，兩個是華人，五個洋人，都拿着洋槍，先在鋪面上看了一遍，然後一同進來。伯和此時走頭無路，暗暗叫苦道：『今番死也。』那洋人看見了，便噤噤咕咕說了幾句話，旁邊那華人便傳話道：『兵頭問：「你是甚麼人？在這裏做甚麼？」』伯和知道這華人是個通事，登時生出機變來道：『我是這鋪子裏的夥計。東家避亂去了，叫我代他看守鋪戶的。』通事轉告了洋人。又問：『你守了多少日子了？』伯和道：『一個多月了。』通事又和洋人說了好幾句話。又問：『你莫非撒謊？這一個多月你吃甚麼？喝甚麼？』伯和道：『我一月以來，只吃些熟地黃精之類當飯；嚼點烏梅代茶。』說罷在床頭上取出熟地烏梅給他看。通事又與洋人說了好幾句，那洋人又取那烏梅在舌尖上舐了一下，笑了一笑，又說了幾句。通事便道：『兵頭說：「難得中國有你這等好人。」你這裏有甚麼貴重東西？要到那裏去？你說了，兵頭給你照會，送你出境。』伯和道：『也沒有甚麼貴重

東西；只有這八口箱子。我和東家都是廣東人，東家先回廣東去了。臨行時，叫我得便代他帶這八口箱子回去。』通事吃驚道：『怎麼你是廣東人？一口的北邊話。』伯和道：『在北邊多年了。』通事道：『如此我們是同鄉，不知你還會打鄉談不會？』伯和道：『如何不會；便和他說了兩句廣東土話。』通事大喜，又對洋人說了。那洋人便在衣袋裏取出洋紙鉛筆，畫了許多洋字，交給伯和。通事道：『這個便是照會。你拿了這個，有洋人問你，你只要拿給他看，便沒有留難的了。你在這裏等着，我叫人來代你挑了箱子，到至河沿，僱了船，駛到大沽；便有燕台放來的運船，可以附了到燕台，再附輪船回去。』伯和和勝之喜，謝了又謝，送出大門。不一會，果然來了十多人，口稱奉了洋大人之令，來代搬行李的。伯和便叫他們把八口皮箱扛了，逕扛到至河沿，叫了一隻小船，運將下去。衆人便要散去，伯和叫住，解開了腿帶，取了一片金葉，給作扛力錢，衆人歡呼拜謝而去。這裏小船，便搖向大沽去，一路上有那洋兵巡哨小船，伯和都拿出照會，給他看，他看過了，便放行，果然沿途無阻。到得大沽，果然泊了幾十號運糧船，伯和便上了一船，叫人把八口皮箱盤運上來，揀了一席之地坐下，又取了一片金葉，謝了小船戶。此時倚定船艙，

回想自出京以來，以至今日，猶如做夢一般。同船之人，無非是流離失散的，也有失了子女的，也有失了父母兄弟的，如今聚在一起，真是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，一個個都是愁眉雙鎖，短嘆長吁。伯和對此景象，也不免勾起心事來，念着父母兄弟，不知如何？棣華母女，不知流落何所？想到這裏，也自淒然不樂。默又念到我憑空撒了一個大謊，被我謊了八口大皮箱，正不知箱中是何貴重之物，倘都是金銀寶貝這一注財，也發得不小，想罷又不覺暗暗快活起來。在船上坐了十多天，和船諸人，大家訴說一切，倒也不甚寂寞，直等到人坐滿了，方纔起碇出口，向燕台駛去。船到燕台，伯和解下兩片金葉，代了船價，叫了駁船，載了行李，起岸，入了客棧。推說亂離中失了鑰匙，叫銅匠來開了鎖，原來八口皮箱裏面，多是細軟，衣服，金銀，首飾，珠寶，之類。不覺大喜，便打算到上海去。恰好隔壁房裏，有一個販棗客人，姓辛，字述瓊，寧波人氏；他向來走東昌販棗。今年因為北方擾亂，棗價大落，他趁便辦了些便宜貨，都已發付南下。此時住在棧裏，正等輪船回上海去，伯和因為一人寂寞，未免同他扳話起來，知道是到上海的，便相約同伴。不一天，有了輪船，便一同動身，到了上海，便同住在洋涇濱大方棧裏。安放行事

已畢，便到丈人張鶴亭的洋貨字號裏去，謁見丈人。誰知問起來，張鶴亭因爲記念家眷在京，於五月初間，附了輪船，到天津，取道進京接家眷去了。伯和只得回棧去，從此便留在上海，與辛述瓌一起住下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：陳戟臨，自從打發大兒子護送白氏母女出京去後，便把家眷搬到東華門外，錫蠟胡同居住；以爲此地逼近禁城，可以稍爲太平。過了幾天，風聲更緊，戟臨屢次打發小兒子仲藹避去，仲藹只是不肯；說道：『侍奉父母是人子當盡之職，處常尙且如此，何況處變。當此可危之時，若做兒子的捨父母遠去，則做父母的，何貴有子；若說是恐怕同死無益，不如逃出去以存宗祀，則哥哥已經出京去了。父母身邊，豈可無人？』說得戟臨無奈，只得由他守在身邊。到了十五那天，喧傳董軍入京，日本書記生杉山彬在永定門外被董軍殺死，義和團與董軍聯合做一氣，與洋人爲難。街上往來的，無非是義和團，東交民巷一帶，麪聚的更多，觀便攻打使館。錫蠟胡同一帶，義和團住來不絕。戟臨從此便連衙門也不敢上，每日只關上大門避亂。屢次叫仲藹逃避，仲藹道：『父親若叫孩兒一人避去，孩兒死不敢行。據孩兒的意思，莫若父母一齊出京避亂，雖說是不准告假，究竟功名與

性命相較，還是性命要緊。工部又不是守土之官，何必在這裏守着；何況這場亂事，實是王公大臣所召，我們何必同他一般見識？」戟臨道：「話雖如此，究竟有個責任；倘若大家都往外一跑，這部裏的事，有誰辦呢？我這幾天雖然不到部，如果有事，他們還可以送個信來，我還可以去辦得。到了十二分危險的時候，再走未遲。」仲藹見說不上去，只得罷了。又過得幾天，又喧傳德國公使被義和團殺死，董軍旦夕便攻使館。仲藹又勸父親走避，戟臨只是不允。又過了兩天，京報上載了一道上諭，足有六百多字，無非是痛罵洋人，獎勵義和團。戟臨嘆道：「照這上諭所說，欺凌我國家，侵犯我土地，洋人固然可恨；但何不商量一個對付之法，振刷起精神來，力圖自強，自立於不敗之地，然後再同他計較。徒然召些亂民，要與他徒手相搏，又有何益處呢？」仲藹道：「這個上諭一下，便是與了洋人一封戰書，大亂就在眼前，父親還是快走罷。」戟臨道：「且再過兩天；倘是風聲過緊，說不得也要暫時走避的了。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門外一片喧嚷之聲，家人報說：「是董軍經過，義和團也雜在其內，往交民巷攻打使館。」仲藹便道：「父親還是作速走罷。再作觀望，恐怕來不及了。」戟臨也急了，便叫李氏收拾細軟，準備明日動身。是夜

忽然聽得遠近一片喧嚷之聲，火光冲天而起。仲藹忍不住便出外去打探，只見街上往來的，沒有一個不是義和團，擠擁的不堪，口中亂嚷：『燒教堂！燒使館！殺毛子！殺二毛子！』走到前門大街，望見火光還在西面，不敢走遠，便自退回。及至來到家時，只見重門洞開，心中大疑，連忙進去看時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要知驚的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論用情正言砭惡俗 歸大限慈母撒嬌娃

却說：仲藹出來打探了一回，及至回家，見重門洞開，已是吃了一驚。及至走到裏面，只見滿地血跡，父母俱被殺死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直嚇到魂飛天外，魄散九洲，仰面一交，跌倒在地，便暈了過去，可憐又沒人灌救。歇了半晌，自行甦醒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哭過一會，要叫家人時，却沒有人答應，自己出來，裏外一看，所用的一名車夫，兩名家人，都已不知去向。南邊帶來的一個家人，也被殺死在後院裏。尋到廚房，只見一個老媽子，慌做一團，躲在柴堆裏；仲藹叫他起來問時，他還在那裏發抖。抖過好一會，方能說話，說道：『一班義和團，不知怎的，打開大門進來，問：「老爺是那裏人？」老爺回他說：「是廣東人。」他說：「全是二毛子。」便殺了。太太哭喊時，也被殺了。兩個二爺，和

那車夫，都裹了紅頭，跟那義和團去了。』仲藹只得出來，叫他關上大門，幫着把屍首抬好，不禁又哭起來。俟至天明，去買了三口棺材，僱人把頭縫好，草草殮了，也不能成禮，就送到廣東義園去寄葬。葬事已畢，便打算逃避，可奈金銀細軟，多被義和團劫去，笨重傢伙，此時要賣，也沒有人承受。翻遍了各箱籠，搜刮起來，只贖了十來兩銀子，思量不能遠去。聽得安肅縣沒有拳匪，那縣官李灼然，是父親同年，榜下知縣，向來相得，不如投奔他去。定了注意，便開發了老媽子，棄了一切家具，把所有字畫衣服之類，都送到米市胡同，南海會館中寄放。然後出了彰儀門，賃了牲口，取道蘆溝橋，長新店，投安肅縣。李灼然接見之下，得知戟臨被害，不勝悲悼，便留仲藹住下。仲藹住過兩天，便對灼然道：『蒙年伯不棄，下榻在此，感激無量。但念先君先母，慘遭毒手，故鄉又無恆產，他日歸葬父母，自己成家，後事正長，何能坐食，還求年伯荐一館地，俾得自謀生計，不勝銘感。』灼然道：『我也謀慮到此；但是縣中沒有事情，縱有了事，也不過幾弔錢一月。世兄且略住幾時，等有了機會，自當設法。』是夜署中一個帳房朋友王伯紳，與仲藹談天，因對仲藹說道：『敝東看見閣下文章丰采，十分傾佩。有一女公子，欲以仰攀，囑弟致

意，弟拙於詞令，只能直說，不知閣下意思如何？」仲藹道：「年伯錯愛，怎敢推辭；無奈先君在日，已經聘定有人，不得違命，還求閣下代爲轉致。」伯紳道：「莫非閣下有意推托麼？」仲藹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弟當此落魄之時，有人垂青，方趨承之不暇，何敢借故推委？」伯紳聽說，便照直回覆了灼然。次日灼然便對仲藹道：「近日北方一帶，擾亂異常，縱使有館地，也恐怕不得太平。我有一個去處，要荐世兄，不知怕遠不怕？」仲藹道：「年伯賜荐，何敢嫌遠；但不知在何處？」灼然道：「此刻陝西，西乾鄜道，孫可亭觀察，是我的換帖，兼管着全省營務處的差事。若投奔在那裏，可望一個好點的館也。我固爲代賢姪打算，將來歸葬父母，成家立業，後事方長，非尋常小館地可以辦得到，所以着想這個去處。世兄肯去時，我寫封信荐去。」仲藹道：「年伯如此週旋，真是粉身難報。」灼然道：「我們世交，何必如此，只是世兄的文章丰采，不能朝夕與共，令人爽然。」不知令尊在日，曾與世兄定下那一家的親事？」仲藹道：「是蘇州王氏。」灼然當下親筆寫了一封信，送了盤纏，仲藹拜謝了。次日長行，出了安肅縣，一路上曉行夜宿，走了二十多天，方纔到了陝西，便到西乾鄜道衙門投信請見。可亭看了灼然的信，便請到花廳相見。

仲藹的談風吐屬，本來甚好，可亭十分歡喜，便留在署內，允許代為位置，先在營務處文案，掛了個名字，支取乾修。不到幾天，官場中接了電報。知道聯軍已經攻破京城，兩宮出狩，將要臨幸西安，大小官員便忙着要辦皇差，撫台委了藩台做總辦，道台做會辦。可亭得了這個兼差，便把仲藹派在採辦處。一時各路商賈，聞得省城採辦物料，供應皇差，便都麤集到西安，登時熱鬧起來。仲藹得了採辦的事，那些商人那一個不來巴結，未免暗中有些孝敬，雖然同事有人，然而這一筆好處，瓜分起來也就可觀了。衆人有了錢，又有那班商人應酬，那花柳地方，自然不免要涉足，到了那些地方，少不免要迷戀。仲藹雖然也隨衆同往，却這淡然漠然，有友佩服他少年老成，便有人笑他迂腐。仲藹道：「少年老成，我也不敢自信；迂腐我也不肯認。我自信是一個迷戀女色極多情之人，却笑諸君都是絕頂聰明之輩，無奈被一部紅樓夢賣了去。」衆人都問此話怎講，仲藹道：「世人每每看了紅樓夢，便自命為寶玉。世人都做了寶玉，世上却沒有許多蘅蕪君瀟湘妃子。他却把秦樓楚館中人，看得人人黛玉個個寶釵，拿着寶玉的情，對他們施展起來，豈不是被紅樓夢賣了去？須知釵黛諸人，都是閨女，輕易不見一個男子，寶玉混在裏面用情，那些閨女自

然感他的情。此刻世人個個自命爲寶玉，跑到妓家去用情，不知那當妓女的，這一個寶玉纔走，那一個寶玉又來，絡繹不絕的都是寶玉。他不知感那一個的情纔好呢？那做寶玉的，纔向這一家的釵黛用了情，又到那一家的釵黛去用情，也不知要多少釵黛，纔夠他用的，豈不可笑？」衆人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你是無情的了。」仲藹道：「我何嘗無情，但是務求施得其當罷了。」衆人又道：「若必要像寶玉那等，纔算施得其當，也就難了。」仲藹道：「寶玉何嘗施得其當，不過是個非禮越分罷了；若要施得其當，只除非施之於妻妾之間。所以我常說，幸而世人不善學寶玉，不過用情不當，變了癡魔；若是善學寶玉，那非禮越分之事，便要充塞天地了。後人每每指稱紅樓是誨淫導淫之書，其實一個「淫」字，何足以盡紅樓之罪？」衆人笑道：「如此說，尊夫人是享盡閣下之情的了。」仲藹笑道：「不敢說，內人雖已聘定，却還不曾迎娶，又從何享起？」內中一個說道：「閣下在外，不肯濫用其情，留以有待，這便是享了。」說得大衆一笑，從此仲藹留在陝西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却說：棟華奉了母親白氏，在濟甯州住下養病，只靠典賣金珠度日，連打了兩個電報

到上海，總不見有覆電，心中愈加憂疑。後來又發了個電信去問，纔得了覆電，却是：『鶴五月進京接眷未回。』九個字，不覺心中又多了一層憂疑掛念。暗想這荆天棘地之中，父親何可輕身而去，多只爲鍾愛女兒，纔冒這個險。我們路上，又不曾相遇。此時不知在那裏，好不令人擔憂。眼看着母親的病，一天重似一天，經過幾個醫生，都說是十分棘手。可憐這一寸芳心，又是憂母，又是念父，又是憶夫，經了這三種折磨，加之以金珠將盡，又多一層心焦，漸漸的也黃瘦了。捱到九月下旬，又要添做冬衣，白氏的病，愈加沈重，竟至一天昏暈兩三次，嚇得棟華晚間也不敢睡。默念古人有割股療親的，不知可靈不靈；倘是靈的，我又何惜一瓣，眼見得諸醫束手，捨此之外，更無他法，姑勿問靈與不靈，我且做一次看。於是等到夜靜時，焚香告天，求母病早愈；又暗暗禱祝，雖說身體髮膚，受於父母，不敢毀傷，然而我今日爲母病起見，說不得犯一次不孝以起母病，如果母親因此得愈，情愿再領此不孝之罪。祝畢，袒下左臂，用口在臂上咬着一塊肉，提將起來，右手拿起并州快剪，聽的一聲，剪下一塊肉來，並不覺痛楚，連忙用布裹住傷口。拿起那塊肉來一看，不過半截手指大，便悄悄的拿到藥罐前，放了下去，生火煎藥。等白氏醒了，便舀出

來，伏侍吃下。守到天明，仍然不愈，心下更加焦急，那傷處直到此時纔覺得疼痛起來。又過了幾天，已是十月初旬了，白氏愈加昏沈，自知不起，看着棣華，一天瘦似一天，心中也甚是難過。因對棣華說道：「自從出京之後，不到三天，我就得病，纏綿到今日，都是虧了女兒伏侍。我兒能夠如此，也不枉我撫養一場。我自己看來，這個病是不得好的了。我死之後，我兒切不要過於傷心，也不必思念父親及女婿。我們女子，尙且能在難中逃出，何況男子，斷不至於有甚意外。我做鬼有靈，必定暗暗指引女婿出險，到上海來與你成親。」棣華初聽母言，已是淚流不止；聽到此處，更由不得放聲大哭道：「母子們千辛萬苦，得脫虎口，實指望永遠相守，不料母親病到這般，這都是女兒不會伏侍之罪。倘然有甚山高水低，女兒情愿跟着母親去了。」白氏道：「我兒，切不可如此。我雖不得好，須知你還有父親翁姑丈夫，必要自己保重纔是孝女；不然，我就做鬼也不安了。」棣華聽了，愈加悲痛，執着白氏雙手道：「母親快點將息着，攜挈女兒到底。女兒情愿減了壽元，讓給母親，只要我母女求遠相守，女兒情愿捐了一生的衣祿換將過來。」一面哭一面說，只見白氏已經暈了過去，嚇得棣華伏下抱住大叫：「母親醒來。」叫了一會，白氏又微

睜雙眼，有氣沒力的說了一句：『女兒保重！』便咽了氣了。隸華不覺撫屍大慟，說得一聲：『母親你撇得女兒苦也。』便覺得身體忽然輕如敗葉，被風吹起，飄飄蕩蕩的，好不快活，把一切悲痛都忘了。想起逃難的時候，那身子能像今天這種輕飄，能御風而行，又何至在路上耽擱。正想念間，忽聽得遠遠的有人叫小姐小姐快回來罷，那聲音細得猶如耳鳴一般。暗想這是那個叫我呢？那聲音叫個不住，愈叫愈近，慢慢的叫到耳邊來。仔細一聽，正是僱用的老媽子王媽的聲音。猛可想起母親沒了，我如何撇了母親，跑到這裏來，由不得說一聲：『我好苦也！』睜眼一看，只見僱用的王媽，抱着自己灌救，方知自己哭暈了。此時王媽念一聲佛道：『好了！回過來了！』隸華醒來，看見母親，又復撞頭痛哭。王媽一面苦苦相勸，李富只在院子裏跌足。隸華哭夠多時，李富走到堂屋裏勸道：『小姐且止一止哀。此刻親家太太過了，親家老爺不在這裏，又沒有個少爺，許多大事，都在小姐身上。如果小姐哭壞了，更有誰作主，此刻辦後事要緊。』隸華聽說，方纔略略止住啼哭，忙叫李富叫了裁縫來，趕做壽衣。又取出一包金飾來，交與李富，叫他先去變賣了，去看壽器，李富領命去了。隸華仍舊哀哀哭泣，暗想割股也不能療，莫非是古人欺我；但是欺

人的說話，何以相傳了若干年，還不被人識破，大約古人必不我欺，不過我心不誠罷了。想到這裏，又痛恨自己不誠心，一頭撞到靈床上，又復痛哭，直哭到天愁地慘，日月無光。李富剪了衣料，叫了裁縫來，又去看好了壽器，請了陰陽生來，擇日大殮。到了盛殮之日，衣衾棺槨，都已齊備，正待入木，忽然有人送進一封電報來。李富接了，交給王媽。王媽遞與棣華，棣華一看，封面是上海來的，連忙抽出來看時，却一字不識，不覺呆了。便問李富，李富道：『電報向來用的是洋碼，小的也不認得。』棣華道：『你趕緊拿去請懂得的人看一遍，到底是些甚麼？』李富道：『頭回來那個電報，是電報局裏繙好來的。這回不知爲甚，他們不繙，除非是仍然送到電報局裏，請他們繙出來。』那送電報的信差道：『繙便繙好了，在我身邊，不過要交出加一繙譯費，纔好給你們。』棣華便叫李富給了他，又在收條上簽了字，信差交了出來，却是『鶴即日動身來。』六個字。不覺又喜又悲。喜的是父親無恙，指日可望到來；悲的是母親亡故，父親雖來，老夫妻不能相見了。想到這裏，又不覺放聲大哭道：『母親！你好命苦也。』痛過一場，方纔大殮，自此朝夕哭泣上奠。天天屈指計着父親行程，盼到月底，鶴亭到了，知道白氏病故，父女抱頭痛哭。

，哭過一場，彼此訴說所遇亂離情狀。鶴亭恐怕河道凍冰，即日帶了女兒，扶了靈柩，率同李富，僱定船隻，兼程南下，那王媽不必說是開發去了。棟華見父親一字不曾提起伯和，未免又是擔憂；欲待問時，却又羞於出口。父親較母親又自不同，終日在船上，惟有默默愁苦。在路不止一日，船到了清江浦，便過江到鎮江去，附了輪船回上海。不知回到上海，兩人如何相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甘落魄天涯羈蕩子 冒嫌疑情女諫頑郎

原來鶴亭在上海，四月間便聽得北方風聲不好，各家報章，議論沸騰，十分心急。到四月底，發了個電信給戟臨，不見有回電。過了端午節，匆匆便附了輪船到天津，要進京接家眷。到得天津時，見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，從塘沽到天津的鐵路，都有洋兵把守；各國兵船，佈滿口外。便先到上海大道一家洋行裏，尋着一個朋友，打聽消息；並告以進京的緣故。那朋友極力勸止，說萬萬去不得；莫說京裏去不得，便是紫竹林也不能去；不如且在我行裏耽擱兩天，再作道理。鶴亭雖一意要走，怎奈行內諸人，都說走不得。甚至有內地之人，遷到洋場來避亂的，就不敢行。不到幾天，便大亂起來，一面是拳匪攻紫竹林，

一面是洋兵奪大沽礮台。外面訛言四起，國聞日日報館，也被拳匪毀了，一點信息也沒了。沒有幾天，聯軍又到了，攻打天津城。所有在洋場避難的人，都藏在地窖裏面，糧也絕了，取些花生熬粥代飯，吃了又瀉個不止。此時津滬輪船，斷了往來，欲走不得，連上海的消息也斷了。直到了九月間，陸純伯在上海開辦了救濟會，租了輪船，直放天津，載難民回滬，鶴亭纔得附了回來。又託了一個救濟會執事羅煥章，託其代訪尋妻女。及至回到上海，見了兩個電報，及棟華的言，纔知道他母女已在濟寧，便先發一個電信去通知。然後連夜起身，到了鎮江，取道清江浦兼程進發。到了濟寧，纔知道妻子過了，攜了女兒，運柩到滬，暫在廣肇山莊寄厝，一切事情都已停當。纔向棟華談起伯和失散後，絕無消息的話。棟華在父親跟前不好說甚麼，只道：『既然有了救濟會，自然少不得也要到上海。請父親在外面留心打聽便了』。鶴亭道：『我有店開着，他是知道的，既然到了上海，他總會到我店裏來。此時只怕還流落在北邊，也未可知，只得託人到北邊去打聽的了。並且親家那邊，也沒有信息來，不知如何，也甚耽心。待我寫個信去，託人打聽罷。』說罷自去。原來鶴亭向有一房姨娘，在上海居住，前兩年生下一個小兒子，今年三歲，因為是屬狗

的，小名就叫狗兒。棣華與庶母同住，更是處處避嫌，不敢露一些愁苦。只有晚上，獨對燈花垂淚，挨過了殘年，北方大事粗定。開河之後，便有到天津輪船。鶴亭寫了一封信，與了盤纏，叫李富到京裏去投信與陳戟臨，李富叩別自去。不多幾時，得了李富來信，纔知戟臨夫婦被害，仲藹已往陝西，伯和仍無下落。棣華得了此信，愈加悲苦，如此又過了一年多。棣華暗中流下的眼淚，少說點也不止一缸了。忽然一天，鶴亭悻悻然走了回家，對棣華說道：『你說陳家這畜生，一向在那裏來？』棣華聽了，愕然不知所對。鶴亭把桌子一拍道：『他一向只在上海，却藏着不來見我。』棣華聽說，心中暗暗的念了一聲佛道：『只要旅人無恙，就是父親動怒，不免慢慢的勸得息下來。』鶴亭又道：『他在天津，不知怎樣，拐了人家許多金銀首飾衣服等物，前年便到了上海，結交一個甚麼辛述懷。由這個辛述懷勾引了他，就識了無數的狐羣狗黨，在上海大嫖起來。去年五月，討了一個妓女，叫甚麼金如玉，過了沒有幾個月，這金如玉就罄其所有，席捲而逃，便把他鬧窮了，又吃上了鴉片烟。從去年冬天便落魄下來，在虹口一帶的小烟館裏住宿，近來竟鬧到求乞了。你說可氣不可氣？』棣華聽了一席話，如冷水澆背，如天雷擊頂，如萬箭攢心，那酸甜苦

辣的味道，一齊向心上湧來；見父親十分動怒，又不敢說話。鶴亭又狠狠的歎了一口氣。棣華道：『這是女兒命苦所致。父親不必動怒，休要氣壞了身子。』鶴亭道：『當日看他小孩子時，人甚聰明，就是後來長大了，我也看他舉止端方，心中甚是欣慰，却不道一變，變到如此。此刻我打發人找他去，等找了來，且叫他在家裏住下，先叫他把鴉片烟戒了再說。』棣華低頭道：『父親只當疼惜女兒。』鶴亭歎了一口氣，起身自去。棣華獨自一個，暗暗垂淚，想他爲何一旦顛倒至此。總是所交非人所致，但願此番尋着他，等父親勸戒得他醒悟了便好。大約年輕男子，在外胡鬧都是不免的，他離了父母，無人管束，他自然有糊塗的時候，這也難怪，只是太把身子糟蹋了。想來想去，又怪着出京之日，自己不該過於矜持叫他不肯同坐一車，以致失散，這都是我害出來的，越想越覺後悔，便拿指甲自掐起來。

且說：鶴亭相識一個朋友，叫做卜書銘，是開鴉片烟館的。伯和有錢的時候，常去買烟，買得多，便相熟了，彼此通過姓名，也略知伯和的來歷。一天鶴亭對他說起女婿失散的事，書銘問起他女婿姓名，正是陳伯和，便如此這般的告訴了一遍。鶴亭便託他去找尋

，自己便回來告訴女兒，然後回到店裏。不多一會卜書銘帶了伯和來，伯和不免上前拜見。鶴亭看時，只見他骨瘦如柴，面目黧黑，此時三月裏天時，上海尚冷，他只穿了一件破舊竹布長衫，十分瑟縮。鶴亭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當着書銘和衆多夥計，不便說他。等書銘坐了一會，辭去了，方纔把他帶到家裏來，在書房中坐定，問他以前的事。伯和道：「我因爲失散後，流落到上海，所以不敢相見。」鶴亭笑道：「誰不知你在天津發了橫財，到上海來嫖了個不亦樂乎，娶了個妓女，被他捲逃了，累得你一寒至此，此是已往之事，且不必提了。你爲甚麼又吃上了鴉片烟？這個東西便是一生之累，我見了他，恨如切骨。你從今可住在我這裏，先把鴉片烟戒了，好好的在這裏溫理舊業，將來也可以望個上進。」伯和道：「我吃烟，並沒有癮，不過頑頑罷了。」鶴亭道：「只要如此便好了。你令尊令堂都沒了，你可得信。」伯和大驚道：「這是幾時的事？」鶴亭道：「可見得你是昏天黑地的過日子，連父母信息都不去打聽打聽。」說罷取出李富的信給他看了，也不免流下淚來。鶴亭走到樓上，叫姨娘檢出一身棉衣服來，叫丫頭拿下去，給伯和更換。轉過棧房裏，對他說知伯和來了，要留他住下，叫他戒烟的話。棧華把臉漲的緋紅，要開口說

話，却又說不出來。鶴亭道：「女兒有話只管說，何必如此？」棣華方開口要說時，又頓住了，臉上又是一紅。鶴亭道：「奇了！有甚麼說不出的話呢？」棣華方纔囁嚅說道：「女兒聞得戒烟不得法，要鬧出病的。父親要他戒烟，一面要請醫生來調理着方好。」鶴亭道：「這個容易，醫生彭伴漁，和我是老朋友。我回來寫個條子，請他天天出診時。順便來一次便是了。」說罷便下去，又故意回頭笑道：「女兒放心，我絕不難爲了他。」一句話說得棣華雙頰緋紅；鶴亭便笑着下去了。棣華暗想父親到底疼惜女兒，方纔那等大怒，此刻他來了，便一點氣也沒了。我說的話，千依百順，不知我棣華何等福氣，投了這等父母；但不知終我之身，如何報答罷了。又因伯和到了，肯住在家裏戒烟，心中又是一暢，且夕只望他戒烟之後，調理好身子，便如願相償了。不說棣華心事。且說：鶴亭下去，見了伯和，又好好的勸戒一番。伯和只是低頭不答。鶴亭把他安頓下，便到店裏，叫一個老成夥計，到家去，陪了伯和去洗浴；又寫了條子，請彭伴漁，自此伯和就在岳家住下。倘使他就此改過自新，戒去煙癮，成就了婚姻，豈不是好？豈知他在上海把心鬧野了？在家裏總覺得不安穩，住了三四天，便不耐煩，溜到外頭去了。倘是到外面去散一回步，又回

來了，就是出去有何妨；無奈他這一去，就不回來了。鶴亭見他兩天不回，有點疑心，到書房裏一看，桌上放着一個心愛的宣德爐沒了。只得又去找卜書銘，託他找尋，尋了三天，方纔尋着，帶了回來。身上的棉袍也沒了，穿了短衣，問他時，說是當了；問他的當票，却又賣了；問他宣德爐，却也拿到冷攤上賣了；鶴亭只得付之一歎，又苦苦的勸了一番。隸華見父親如此相待，更加感激。詎奈伯和死心不改，回來之後，住了兩天，仍舊溜了出去。如此三四次，鶴亭惱得沒法，便來和女兒商量，怎生勸得他改過。父女兩個，相對愁歎。隸華向父親跪下說道：『女兒有一個辦法。乞父親恕了女兒之罪，方敢說。』鶴亭道：『女兒何故如此？快起來，有話但說無妨。』隸華道：『女兒從小就和他同硯讀書，彼此是見慣了的。後來訂了親事，搬開幾年；及至出京之時，又是同伴起身。那時女兒爲的是未曾成禮的，處處迴避。偏又一個車夫回絕了不肯行，只賸了一輛車子，害得他不肯同坐一車，徒步相隨，方纔散失，以致今日，這明明是女兒害了他。他此刻染了個痼疾，父親那般苦勸，他只不聽。』說到這裏，頓住了口，好一會方纔流下淚來道：『女兒想來，兒女之情，是人人都有的。當日出京時，女兒也承他十分體貼。今日稟過父親，女兒打算含

羞冒恥，下去見他，當面勸他一番，或者他肯改，亦未可知。望父親恕女兒越禮之罪。」

鶴亭歎道：「女兒起來罷。你們從小是相見的，就是見見也不爲越禮，你便去勸他罷。能

穀勸得轉來便好，勸不轉來，便是我誤了你的終身了。」

棣華含淚起來。鶴亭便起身下去，索性到店裏去了，讓女兒去勸他。

棣華起身要下樓，只覺得一陣面紅耳熱起來，脚下便軟了，心頭小鹿亂撞，重復坐下，按一按心頭，又站起來要走，不知怎樣，只是心跳不止。又歇了一會，方纔勉強扶下樓梯，走到房門口，又是一陣心跳，好容易按定了，進得門來，又是一陣臉紅。伯和正躺在榻上，看見棣華進來，暗暗詫異，也不覺自愧起來，現於顏色，只得起身相見，說得一聲姊姊請坐。棣華倒覺得一陣陣的心跳不止，回答不出來，只在書桌旁邊坐下。良久方說道：「許久未見賢弟，清減了許多了。」伯和低頭不答。棣華道：「自從那天失散之後，不知賢弟怎生到的上海。」伯和仍舊低頭不答。棣華道：「總是怪我過於避嫌，以致賢弟如此，往事也不必論了。此刻家父請賢弟在此暫住，倘有不到之處，不妨直說，切不可放在心裏，自己見外。」伯和聽了，登時臉上漲的緋紅。棣華道：「家父勸賢弟戒煙，本是好意，倘戒的不狠舒服，不妨慢慢的戒，也不必過於急切，

致傷身子。」伯和突然說道：「我這兩口煙，這一輩子也戒不掉了。」棣華說開了頭，正要往下說去，不提防被他突然攔了這一句，不覺頓住了口。心中暗想：「他從前情性，甚是溫和，何以一變至此？」因又說道：「戒不掉也不要緊，不過家父最厭的是這個。賢弟縱不肯長戒，何妨暫戒幾個月，好讓家父歡喜歡喜。將來我們成過禮之後，任憑吃多少，我再也不敢攔阻。」伯和道：「就是我老子復生，我這兩口煙是性命，不能戒的。我此刻一貧如洗，拿甚麼成禮？我是打算定了，做得好便好，不好我便當和尚去。」棣華聽了，不覺愕然，暗想爲甚變成這個樣子了，正要尋話往下說時，有人在外面叩門。丫頭開了門，却是他父親，帶着彭伴漁來看病，連忙從後面門口，迴避到樓上去了。暗想：「天下沒有不能感格的人。他今日何以如此，見了我只管淡然漠然，莫不是我心還有不誠之處，以致如此；或是不善詞令，說他不動。噯！怎能夠剖了此心，給他一看呢？」默默尋思，不禁又撲簇簇的滾下淚來。過了一會，鶴亭送了彭伴漁出去，又到樓上來問道：「女兒勸得他怎樣了？」棣華正欲回答，只見丫頭跑上來說道：「陳姑爺又出去了。」不知此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

却說：「鶴亭聽得伯和又去了，只長嘆了一聲道：『女兒這是你的命，我也無可如何的了。』」棟華不覺流下淚來。鶴亭也無心再問，搭起着走了下來，也不去再尋伯和；只索由他浪蕩着去。心中還打算他在外面受盡了折磨，或有回心轉意之日。誰知伯和這番出去竟至無可跟尋。可憐棟華寸心如結，說不盡那一種抑鬱纏綿。有時他姨娘過來勸慰，倒觸起他思念母親的心事來。從此懨懨成病，茶飯少進，日見消瘦起來。張鶴亭愛女心切，想設法尋回伯和，再爲解勸，又怕他仍前逃避，反與女兒添些病症，真是左右爲難。這天店中無事，便回到家中，看望女兒。棟華正在欹枕憩息，鶴亭坐定，先說些閒話，慢慢提到伯和這件事來，因嘆口氣道：「論起來，這件事總是我誤了女兒。當日陳氏來求親時，你們只有十二三歲，不該應草草答應了他，以致今日之誤。」棟華道：「父親千萬不可如此說，天下事莫非前定，米已成飯，女兒斷不敢怨天尤人，此刻只有聽其自然罷了。只念着當日同居時，陳家兩老待女兒甚是多情，此時定了翁姑之分，女兒未曾盡得一點孝心。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損友，學的流連忘反，女兒德薄，不能感格得他回心，此正是女兒罪案

，父親何故引起過來？」鶴亭道：「我此刻想了一個主意，且把他尋回來，也不必要他戒烟，便設了烟具，儘他去吃。擇日先成了禮，把他招贅在家，然後由女兒慢慢勸他。或者他仍舊讀書。或者在店裏幫着做事也好。只是我又愁到一着；萬一他成親之後，依然如此，豈不更是爲難？」棣華道：「論理，這等事，不是女孩兒家可以插口的；然而事至今日也是無可如何，父親只管照此辦去。女兒想：「古人有言：『至誠金石爲開。』到了成親之後，女兒仗着一片血誠，或者可以感格得過來，也未可定。萬一不能，那就應了孟子兩句話：『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致者，命也。』惟有自己安命，斷不敢有所怨尤。此時我們不知他蹤跡使了，已經知道了他的蹤跡，倘再俄延不辦，萬一他在外面磨折壞了，就是父親也無以對其父母。」鶴亭聽了，點頭不語，良久乃道：「如此我便去尋他來便了。」說罷逕自出來，暗想：「我這般一個賢慧女兒，可惜錯配了這麼個混帳東西。總是當日自己輕於然諾所致，看了這件事，這早訂婚姻是幹不得的。」一面想着，便順着脚步，去三馬路烟館裏，訪卜書銘，問伯和下落。書銘道：「他近來貧病交迫，前兩天還到我這裏來，借了兩角洋錢去，病的不成個樣子。我還勸他說：『丈人待你很好，你爲甚

不願在那裏？何不仍到丈人家去？他那裏未必多了你一個人吃飯。」他倒說：「我不慣仰人眉睫。」我聽了這句話，倒不便再勸他了。」鶴亭聽了，笑不得，惱不得，只是歎氣，因央及書銘代爲尋覓。書銘便叫一個夥計去尋，去了許久，回來說道：「他病的了不得。本來住在虹口廣華昌小煙館裏，後來人家因他病的過重了，恐怕有甚不測，便把他送到廣肇醫院去了。」鶴亭聽說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別過書銘，坐了車子，趕到廣肇醫院去看。只見伯和十分昏沈，問那伏侍病人的人，要了藥方來看，開的脈案，是由瘧疾轉傷寒，是個險症。急的搓手頓足，走近伯和榻前問道：「賢婿，你覺得怎樣了？」伯和張開眼睛看了一眼，仍復閉上答道：「不怎樣。」再問他時，便不答了。鶴亭無奈，只得叮囑伏侍的人，小心伏侍，等病好了，自當重重酬謝，說罷自回家去。思量此事，告訴棟華不好，不訴也不好，躊躇沒了主意。回到家去，只得含糊說是伯和有點病，等好了說來。禁不得棟華百般追問，問是甚麼病？病在那裏？既然病了，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？鶴亭被他追問不過，只得直說了。棟華大驚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醫院雖說有人伏侍，那都是公衆的人，要茶要水，怎得便當？父親爲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？」鶴亭歎道：「我問他說話，他都不答

慙了。怎麼再和他說話？」棣華更是驚慌，也顧不得甚麼了，便道：「父親，可容女兒去看他一看。」鶴亭道：「去就是了，只是不可過於勸他家來。他不願到我家，總是另外有甚意見？此時他病的不能動了，本來不難把他抬來了；爭奈他向來不願意的，一旦乘其不能抗拒的時候，強了他來，未免心中要動氣。病人動了氣，豈不是代他添病麼？」說罷，便叫包車夫預備。棣華帶了一個老媽子，一個小丫頭，同坐車到了廣肇醫院，入到病房。只見房中支了四個板鋪，三個都空着，伯和睡在一個鋪上，病的面青唇白，瘦骨難支，緊閉雙眼。棣華由不得一陣心酸，却說不出話來，在床沿坐下；輕輕的在額上摸了一下，覺得乾熱。伯和睜開眼來一看，棣華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叫一聲：「陳郎！覺得怎麼樣了？」伯和有氣沒力的說道：「辛苦。」棣華道：「這是妾害出來的，望郎君善自調養。得郎病愈，妾願貶爲妾媵，以贖前罪。」伯和搖一搖頭，棣華伏下身子來道：「家父勸郎戒煙，本是好意，郎既不能戒，也是無妨。不知可是戒煙得的病？」伯和道：「不是。」棣華道：「郎君千萬寬心養病。這裏不方便，不如仍到妾家去。妾當捐去一切羞怯嫌疑，親侍湯藥。」伯和歎口氣道：「我不能動了。明日好點再說。說着話時，便有人拿進一碗藥來道：」

陳先生，吃藥了，可要我扶你起來。」棣華道：「扶起來怕不方便了。煩你拿個湯匙來罷。」那人答應，便去拿來。棣華親自拿湯匙喂着吃。此時伯和連咽藥的氣力都沒了。喂進去，便從口角裏流出來。棣華由不得一陣陣的心中悲痛道：「陳郎怎樣了？」伯和噙了兩聲道：「方纔我一陣昏迷。此刻再灌，我可以咽了。」棣華再喂一匙，偏又灑了一半在外，忙把手帕揩了。叫小丫頭，到後面要一碗清水來，嗽了口。叫老媽子丫頭，都到外頭去。自己把藥呷在口裏噙住，伏下身子，哺到伯和嘴裏去，看他咽了，再哺，一連哺了二十多口。伯和搖頭說：「不吃了。」棣華看那碗時，只灑了半口藥，就攔過一邊。伯和道：「你口苦。」棣華道：「陳郎妾心更苦呢？」說得這一聲，那眼淚便和斷線珍珠般撲簌簌落個不住，抽抽咽咽的哭起來。伯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姊姊。」只叫得一聲，便不言語了。棣華道：「郎君，不可再這種稱呼。妾身已爲郎君所有。今日侍奉湯藥，是妾分內事，千萬寬心調理，不可多心想這個想那個。」正說話時，鶴亭來了，丫頭老媽子都跟着進來。鶴亭問道：「好點沒有？」棣華道：「纔吃下藥去。」鶴亭向旁邊一個空舖上坐下。棣華道：「此時太沈重了，不便家去。只是這瘦臉一把骨頭的人，睡在這板床上，怎生養

得住；請父親回家叫人送一個棕榻來罷。這裏動用東西都是頂粗的，茶碗茶壺之類，亦請送一兩件來。」鶴亭道：「這個都容易，女兒先回去罷。」棣華道：「女兒打算今天先不回去，等伏侍得好點了，明天一同家去了。」鶴亭躊躇道：「只是晚上睡在那裏？」棣華道：「那裏還有睡的工夫，這個倒不消慮得。」老媽子在旁邊說道：「方纔我們到後面園子裏去，看見有伏侍女病人的婦人，他們另外有住房。困了時，和他們商量去歇一會，只怕也可以使得。」鶴亭聽說，只得由女兒的便，先自去了，打發人送了棕榻，鋪蓋，和茶壺，茶碗，……之類來。棣華叫來人，先把對過的板鋪卸下，安上棕榻。一回頭看見桌上放着一副殘破的鴉片煙具。暗想：「這個東西如何用得？」便叫來人去把店裏待客的一副煙具，取來暫用，來人答應去了。這些來人，無非是店裏打雜出店之類，都知道伯和是個未成親的女婿，棣華是個未出嫁的女兒。今見此舉動，未免竊竊私議，有個說難得的，有個說不害臊的，紛紛不一。不說衆人私議。且說：棣華鋪設好了棕榻，便叫老媽子幫着，扶起伯和。伯和一手搭在棣華肩上，棣華用手扶住了腰，扶到棕榻上放下。伯和對着棣華驕然一笑，棣華不覺把臉一紅。忽然又回想到：「我已經立志來此侍奉湯藥，得他一笑，

正見得他心中歡喜。我何可又作羞怯之態，使他不安。大凡有病之人，只要心中舒暢，病自易好的。我能博得他舒暢，正是我的職分。」想罷索性也對着伯和，舒眉一笑，伏侍睡下。索性盤腿坐到床上，俯下身子，百般的軟語溫存。又在身邊解下那白玉雙喜牌，給伯和看道：「自從失散以後，這東西妾一日不曾敢離身。」伯和見了，不禁滴下淚來。棣華忙道：「妾與郎看，不過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，豈可因此傷心？」說着話時，烟具也送來了，棣華打發老媽子先回去，單留下小丫頭伺候，便代伯和燒煙。爭奈這東西向來不會頑過，好容易纔裝上了，遞給他吃。此時伯和在槍上竟不能吸了；另用一個小竹管，插在煙槍嘴上。棣華一手捧槍，一手拿燈，方纔吃得下去。這一天棣華就在院裏伏侍，連夜飯也不會吃，捱到半夜裏，伯和燒熱大作，咕語模糊。小丫頭在空鋪上橫躺着睡了。棣華十分悲苦，不住口的輕輕叫：「陳郎。」伯和清醒一陣，糊塗一陣，挨過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本院的醫生來看過，一面診着脈，只是搖頭，開了方。棣華照昨天的樣子，哺了藥。病人此時已是連眼睛都不張的了。午間，鶴亭帶了伴漁來看。棣華此時也不迴避了。伴漁看了，也是搖頭，又取本院藥方看過道：「醫院的規矩，是沒有不開方之說。但是病人一口氣

還在，總要發藥的，這個方，錯是一點也不會錯，只不過盡人事罷了。我遇了這個症，是不敢開方的了。鶴翁，我看你不如同他備點後事罷，只在這一兩個時辰內的了，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勻的一聲。猛抬頭看時，原來是棟華暈絕在地，鶴亭忙來抱起亂叫。伴漁道：「徒叫無益，快搯他人中。」鶴亭依言，用力一搯。棟華驀地裏嘩的一聲哭了出來道：「陳郎，奴害得你苦也。」顧不得伴漁在旁三步兩步，走近榻前去看。只見伯和雙頰緋紅，額黃唇白，已是有出氣沒進氣的了。棟華哭道：「陳郎，你看看奴是誰來？」伯和微睜雙眼道：「姊姊，我負你。」說罷那身子便慢慢的涼了，兩頰的紅也退了，竟自嗚呼哀哉了。棟華這一場哀痛，非同小可，只哭了個死去活來。鶴亭只管跌脚；伴漁却自歎氣；小丫頭見此情形，慌了，也哭起來。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，便來七手八脚抬到殮房裏去。鶴亭便去置辦衣衾棺槨。棟華哭得淚人兒一般，親爲沐浴更衣。又向院中伏侍女病人的婦人，借了一把剪刀，把自己十個指甲，都剪了下來，又剪下了一縷青絲，裹在一起，放到伯和袖內。說道：「陳郎，你冥路有知，便早帶奴同去也。」說罷大哭，旁邊看的人，也都代他流淚。內中有知道的說：「這個還是未婚妻呢？」衆人益發稱贊。閒話少提。

且說當下大殮已畢，在這醫院之內，不能成禮，便送至廣肇山莊，暫時停在殮房裏面。棣華哭別了，跟隨父親，回到家。鶴亭只坐在堂屋裏出神，棣華逕自登樓去了。鶴亭出夠一回神，嘆一口氣，正要到店裏去。忽見棣華手中握着一把頭髮走下來，對着自己撲懷跪下，放聲大哭。鶴亭吃驚看時，只見他頭上那十萬八千根煩惱絲，已經齊根剪下，不覺驚惶失措道：「女兒，你這是做甚麼來？」棣華哭夠多時，方纔說道：「女兒不孝。要求父親格外施恩，放女兒出家去。」鶴亭跌足道：「女兒你這是何苦？我雖是生意中人，却不是那一種混帳行子，不明道理的。你要守，難道我不許你。你何苦竟不商量，便先把頭髮絞了下來呢？」棣華哭道：「父親你可憐女兒翁姑先喪，小叔尙未成家，叫我奔喪守節，也無家可奔，斷沒有在娘家守節的道理。這一條路，女兒也是出於無奈。女兒此番出去了，望父親只當女兒嫁了，在陳家守寡，也是一般。女兒本打算一死，以了餘生，因恐怕死了，父親更是傷心，所以女兒這個還是下策中之上策。父親疼惜女兒一場，將就再順了女兒這一次罷。」說罷放聲大哭，姨娘在旁邊解勸不得。鶴亭無奈，只得央人介紹到虹口報德菴住持處說了，擇了日子來接。到了那天，棣華先拜別了家堂祖宗及母親，望空拜

別了丈夫；然後拜別了父親道：「女兒不孝半路上撇了父親，望父親從此勿以女兒爲念。倘天地有情，但願來生再做父女，以補今生不孝之罪。」鶴亭到此也忍不住放聲大哭道：「女兒苦了你也。」棣華又對姨娘跪下道：「女兒不孝，半路上撇下父親。望六之人，動輒須人招呼，望姨娘善爲護持，做女兒的生生世世犬馬報答大恩。」說罷叩下頭去。姨娘慌忙挽住回拜，哭做一團。哭夠多時，棣華又抱起了五歲的小兄弟狗兒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，你在外聽父親命令，在家聽母親的教訓，將來長大成人，孝順父母。你姊姊不孝之罪，已經通天，你不必記念我也。」說得那五歲孩子，也哀哀痛哭。大家又珍重了一番，棣華便起身向報德菴而去，當日祝髮爲尼。鶴亭自從棣華出家之後，終日長吁短歎，悶悶不樂。忽然一天，一個人闖到店裏來，對着鶴亭，納頭便拜。鶴亭吃驚看時，正是仲藹，仲藹拜罷，猝然便問：「姻伯可知家兄現在那裏？」鶴亭見了仲藹，心中又加悲惶，執手相見，讓到客座裏坐，一面告說：「令兄已不在了。」仲藹聽說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哥哥，不道果然是你也。」哭倒在地。良久，鶴亭含悲勸住了。仲藹方纔問起，家兄到此。可曾成親的話。鶴亭歎了一口氣，從當日合作出京，半路失散說起，直說到醫院病重，女兒

親往伏侍湯藥，與及出家爲止。只不知伯和在津，所發的橫財，是何來歷？仲藹揮涕道：「我嫂嫂又多情又貞烈。哥哥，你負煞嫂嫂也。」鶴亭問起仲藹這兩年的事。仲藹道：「姪自從到了陝西，當了一年多的採辦，加之孫觀察諸多照應，好歹掙了萬把銀子，又由文童保舉了一個巡檢的前程。回鑾之後，又幫了孫觀察幾個月，纔請假入京，先運父母靈柩南來。打算到蘇州就親之後，再運回廣東今天纔到，奉了靈柩到廣肇山莊，不料看見同號的一副靈柩，題着南海陳公伯和之柩，心下萬分疑惑，所以急急到姻伯這裏打聽，不料果是家兄。不知嫂嫂出家之後，可還回來？報德菴男子能否進去？可否令小姪見嫂嫂一面？」鶴亭道：「菴裏只怕男子不能進去。今日先室忌日。小女回家祭奠，此時只怕還在家裏？」仲藹道：「如此，敢煩姻伯引去一見。」鶴亭便帶了同到家裏去，讓在書房坐下，叫丫頭到樓上去說知。一會兒，棟華下來，緇流打扮，面黃肌瘦，神采無光。仲藹忍不住放聲大哭，拜倒在地道：「我哥哥負煞嫂嫂。兄弟又不能早日南來，以致嫂嫂如此，今日特來請罪。」棟華也大哭回拜道：「叔叔請起。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，害了你哥哥，所以出家懺悔，想起來迄自心痛。叔叔萬不可如此說，望叔叔保重，早點娶了嬌嬌，生下兒女，

代你哥哥立一個後。未亡人雖已出家，不得爲母，亦代你哥哥感入肌髓也。」仲藹聽了，愈是哭不可仰。坐了一會，棟華便辭了上樓，仲藹也要辭去。鶴亭道：「不知賢姪住在那裏；不嫌簡慢，何妨住到這裏來。」仲藹道：「此番出京，有人寫了封信，介紹住在德昌字號，行李已經搬去了。並且小姪即日就動身到蘇州；雖然有了先兄期喪，不便娶親，也得先見了家岳，定個日子。」說罷便辭了出來，到德昌取了行李，逕到蘇州，先入了客棧，按着從前寫下的住址去查訪。誰知到了那裏，已是門是人非了，問了兩家鄰舍，都說王中書那年回來，不久就死了。纔終了七，他妻小便帶了女兒到上海招女婿去了。仲藹暗想：「只我便是女婿，他又招甚麼女婿？並且熱喪裏面，那裏有招女婿之理？」無奈問了幾家，都如此說，只得快快回到上海，仍住在德昌字號裏，終日寡歡。號主歸荃書，問知情由道：「或者他們沒了男子，到上海投親，也難說的。何妨登個告白訪問呢？」仲藹依言，登了個訪尋王樂天中書眷屬的告白，半個月，杳無信息。仲藹更是不樂，暗想：「我數年來，守身如玉，滿望今日成就了婚姻。誰知來遲了，我的表妹不知遷徙到那裏去了。」歸荃書見他終日悶損，不免設法代他解悶。一日邀了幾個朋友，同着仲藹，到妓館裏吃酒

消遣，一時燈紅酒綠，管絃嘈雜，大衆猜拳行令起來。仲藹仍是毫無情緒，忽然一個妓女丰姿綽約長裙貼地而來，走到仲藹右首一個朋友後面坐下。仲藹定睛一看，不覺冷了半截身子，原來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像，不過略長了些。那妓女也不住的對仲藹觀看。仲藹忽然想起：『小時候和娟娟一起頑笑，到定了親時，大家背着人常說：『難道將來長大了，還是表兄表妹麼？』這句話是大家常說的。這個人如此相像，我終不信果然是他。待我把這句話提一提看是如何？』想罷，等那妓女回臉看自己時，便說道：『難道是表兄表妹麼？』那妓女聽了，登時面紅過耳，馬上站起來，對那客人說道：『我還要轉局去，你等一會來罷。』說罷拔脚便跑。仲藹此時纔如冷水澆背一般，登時兩眼昏黑，連人帶椅子，仰翻在地。衆人吃了一大驚，只當他發痧，用痧藥亂救了一陣。仲藹道：『我偶然昏暈，並非發痧，這會好了。』歸荃書也不知就裏，忙把他送回號裏去。仲藹拿自己和哥哥比較，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較，覺得造物弄人，未免太甚，浮沈塵海，終無慰情之日。想到此處，萬念皆灰，卽定日運了父母兄長靈柩回廣東安葬。把掙來萬金，分散貧乏親友，披髮入山，不知所終。

西 江 月

精衛不填恨海，女媧未補情天；

好姻緣是惡姻緣，說甚牽來一線。

底事無情公子，不逢薄倖嬋娟；

安排顛倒遇顛連，到此真情乃見。

清朝開國演義 洋裝二册 價洋八角

陸士謬先生最新
著作北派劍俠 **紅俠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陸士謬先生最新
著作北派劍俠 **黑俠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陸士謬先生最新
著作北派劍俠 **白俠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陸士謬先生最新
著作北派劍俠 **三劍客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俠義 **八大劍俠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俠義 **血滴子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俠義 **七劍八俠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俠義 **七劍三奇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俠義 **小劍俠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俠義 **雍正奇俠傳** 洋裝一册 價洋五角

武俠 **劍俠駭聞** 洋裝二册 價洋一元

俠義 **百零八俠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俠義 **奇俠大觀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不肖 **半夜飛頭記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俠情 **青劍碧血錄** 洋裝一册 價洋七角

武俠 **荒山奇俠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潮東馬賊 **紅鬃子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偵探 **正續就是我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足本 **白話聊齋** 洋裝十册 價洋五元

偵探 **半文錢** 洋裝二册 價洋六角

偵探 **江南燕** 洋裝一册 價洋三角

偵探 **金蓮花** 洋裝一册 價洋五角

偵探 **紅手套** 洋裝二册 價洋六角

新式標點 **曾國藩家書** 洋裝四册 價洋六角

新式標點 **曾國藩日記** 洋裝一册 價洋四角

新式標點 **名言類鈔** 洋裝二册 價洋一元

新式標點 **名人演講集** 洋裝一册 價洋七角

新式標點 **老殘遊記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新式標點 **白話西廂** 洋裝二册 價洋二角

新式標點 **愛約果** 洋裝一册 價洋三角

新式標點 **恨海** 洋裝一册 價洋三角

新式標點 **鳳娟情書** 洋裝一册 價洋四角

新式標點 **新文學指南** 洋裝二册 價洋四角

新式標點 **宣和遺事** 洋裝一册 價洋六角

新式標點 **情詞** 洋裝一册 價洋四角

民國十三年十一月月初版

恨海 (全一册)

定價三角

校點者 許嘯天

發行者 鄭彝梅

印刷者 中國印刷廠

分售者 本埠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總發行所

上海梅白格路八三一號

時還書局

